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三集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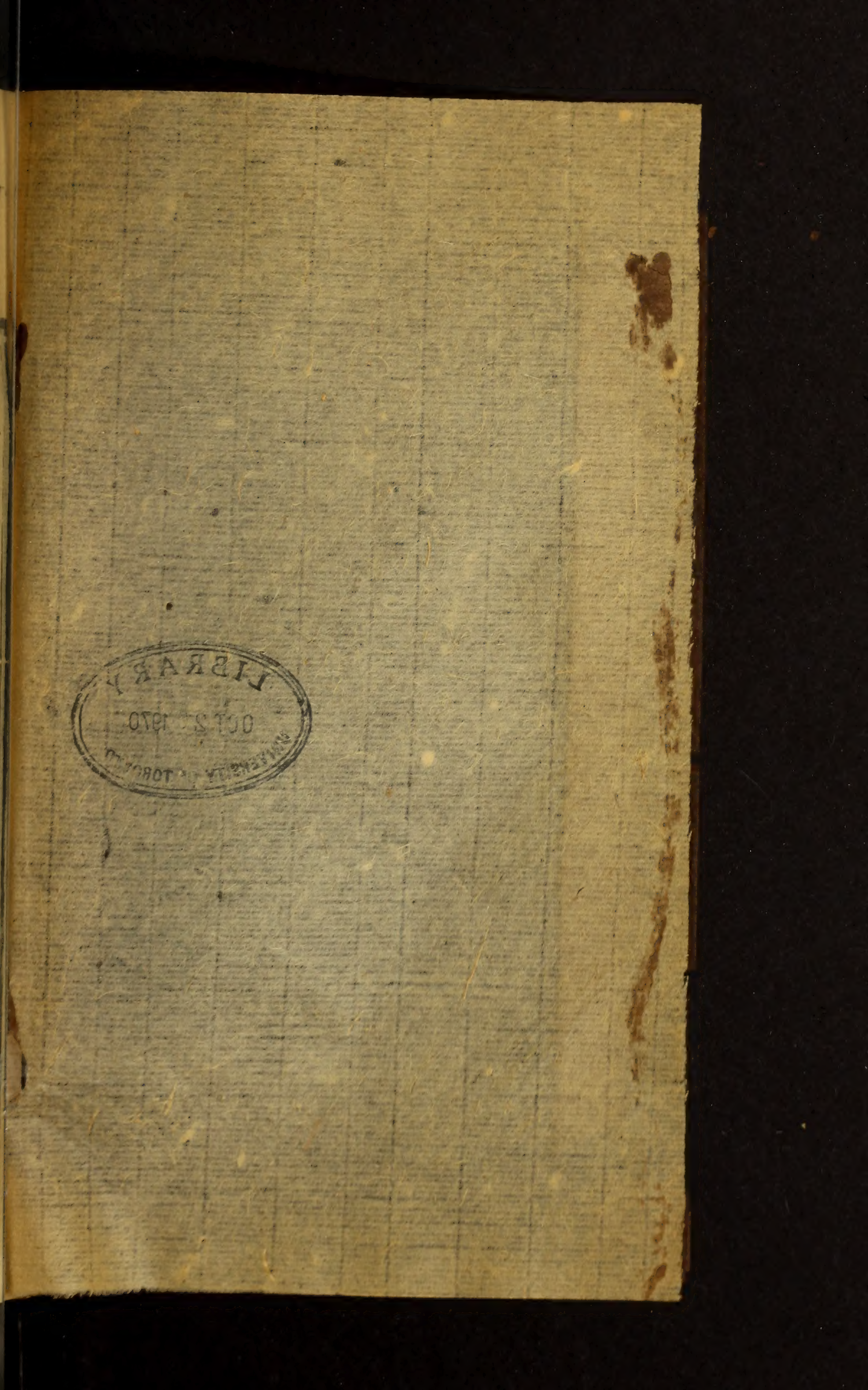
新安歐陽𥡴史程毓奇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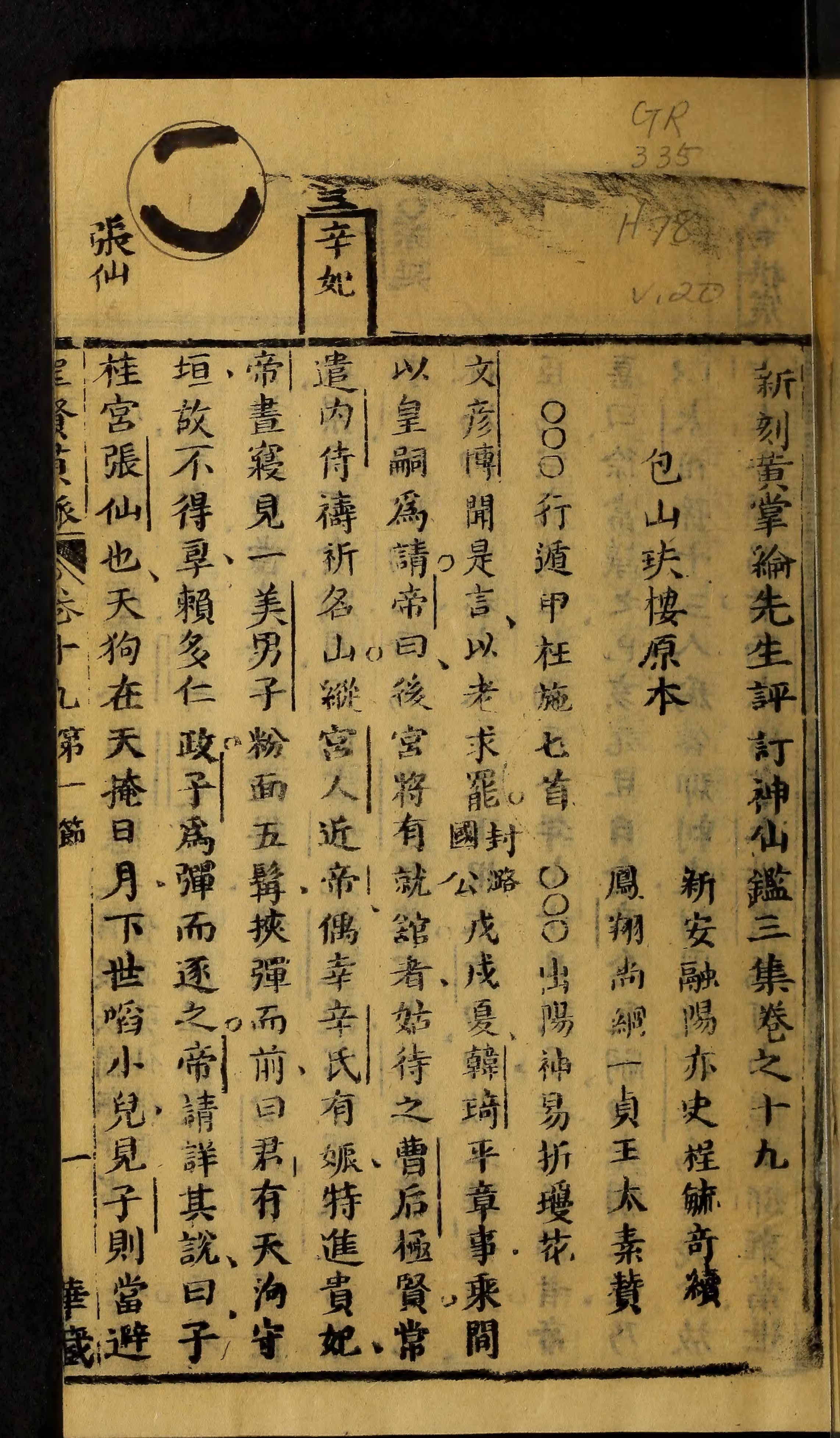
包山扶搖原本　鳳翔尚綱一貞王太素贊

○○○行遁甲枉煞乞首　○○○出陽神易折變裝

文彥博聞是言，以老求罷，封潞國公。戊戌夏，韓琦平章事，秉關以皇嗣為請。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曹后擇賢，遣內侍禱祈名山。縱宮人近帝。偶幸辛氏，有娠，特進貴妃。帝晝寢，見一美男子，紛面五髯，挾彈而前，曰：君有夫人寶……

[illegible]……子則……曰子





張仙

辛妃

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三集卷之十九

新安融陽亦史程毓奇續

包山玦樓原本

鳳翔尚絅一貞王太素贊

○○○行遁甲枉施七首　○○○出陽神易折瓊花

文彥博聞是言、以老求罷。封潞國公、戊戌夏、韓琦平章事乘間以皇嗣爲請。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曹后極賢。常遣內侍禱祈名山。縱宮人近帝。偶幸辛氏有娠、特進貴妃、帝晝寢見一美男子粉面五髯挾彈而前、曰君有天狗守垣、故不得享、賴多仁政。予爲彈而逐之。帝請詳其說、曰子桂宮張仙也。天狗在天掩日月、下世啗小兒。見子則當避

宗延　拱宸

去帝頓足而覺即命圖像懸之自後民間無子者皆寫張仙供焉后念帝久羸設有不諱莽丹西夏窺伺方殷豈孤寡所能任乎乃豫計生男當諱云女及產得男傳報生一公主帝撫膺長歎累日不食踰月后偽言帝兄鄴王後宮爭寵夫人命棄其子因收鞠之帝賜名宗延留養宮中后歎名義暗合包拯為御史中丞言太子天下根本帝曰卿欲立誰拯對曰臣為宗廟萬世計爾臣今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已亥元旦日食帝念之嗣由先朝之故乃以太祖孫十三人為各郡刺史封周後柴詠為崇義公放宮女不願留者西京留守王拱宸薦河南隱上郡雍當世

遺逸博學通玄先天易數得羲皇之術帝遣使召爲將作監主簿雍辭不至雍字堯夫范陽人東陵侯裔孫父古夢一人張弓射中其首適生子古曰張弓射中得非仲弓來與吾家乎遂名雍頴異不凡蚤喪母嘗隨父遊衛州共城登蘇門山古謂曰若嘗聞孫登乎吾所尚也卜隱山下雍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北海李之才名之挺攝共城令曾受易於穆修聞雍之賢乃叩門勞苦之曰子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乎他日又謂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河圖洛書六十四卦圖

圈公
甪里

說。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既而歎曰。昔人思尚友。而吾猶未及四方乃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大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衍伏羲之旨著書千萬餘言拱宸薦之不起是冬帝再舉逸士雍至京師召入内殿賜坐令推後嗣雍按易細推對曰已生太子於宮中何尚言無帝曰卿悞矣所生若女耳雍曰皇后當知之帝不懌而罷后深訝其神次日補雍潁川團練推官固辭不許時有商山民鑿地得漢石數種有圈公角里字有司獻之以詢羣臣皆不知圈角之義帝問雍對曰古以圈爲園以角爲甪嘗即東園公角里先生也帝然之雍稱疾歸。竟不之官。

一王珪　二陳升之　三王安石　四蘇杲　一蘇洵　二蘇軾　三蘇轍

遷居於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雖貧生而怡然甚樂人莫能窺也洛陽牡丹有姚家黃魏家紫開時觀者雜沓雍未嘗寓目江都芍藥凡三十二種有金帶圍者不易得韓琦守郡時偶開四朶讌於花下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判官陳升之以衛尉丞適至皆與席韓公摘花各簪一朶後四人相成六軒人以爲花瑞辛丑以安石知制誥有文名士爭慕之惟眉山蘇洵著辨姦論以其不近人情必爲大姦慝洵字允明味道之後父杲字公侶卷行陰隲文蜀地饑荒捐膏腴田三千畝濟活窮人無算洵年二十七始發憤力學與二子軾轍俱文才冠世歐陽修得洵父子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屬三蘇策貫

曾公亮　包拯　崔氏　包綖　陳烈

良方正、軾轍皆在舉中、以修參知政事、與首相韓琦平章
曾公亮同心輔政。朝廷稱治。壬寅夏樞密副使包拯卒。諡孝
肅。子繶早死。媳崔氏蓬垢涕泣。矢志不移。拯嘗出一媵於
母家。生一子。崔密撫之。拯卒取媵子歸。名綖。包氏賴以不絕。
是秋、立宗實爲皇太子。賜名。冬十月、詔福州處士陳烈爲
直講。不至。烈爲人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口。學行端飭。動
遵古禮。從學者常數百。少與蔡襄同硯席。襄出鎮福唐。烈
造訪。聞其嚴察。遂題津亭曰
溪山龍虎蟠、六月夜篝寒、殷勤囑舟子、移棹過前灘
不進而返。襄出見詩曰。陳君教我矣。自後皆從寬政。襄薦

英宗曙　高后　治平　司馬光　葬舟　咸熙　張英　神女

之不出癸卯春帝疾篤皇后易書伏御榻謝罪帝驚問后
具道其由帝泣曰朕願畢矣名宗延至登床拂鬚帝一笑
而崩壽五十四歲在位四十一年太子曙即位為英宗立高氏為后加辛
貴妃為大妃封宗延為廣陵郡王葬仁宗於永昭陵甲辰
改元治平帝從司馬光之言放宮女三百二十五人還其
家乙巳葬舟改元咸熙順慶有司奏稱二異儀龍令張英入仙洞
不返南巖山五印祈年穀甚靈英嘗過采石遇一女子絕
色謂英曰五百年夙願當會於大儀及是抵任半載日夕
聞機聲二月率部民逐聲而往至大儀山洞門半啟前女
迎携而入洞門即閉見圓石一雙自門隙擲出衆取歸中

道不能四年即其地建祠塑像置石於腹有禱輙應英爲書生時師古尹豊邑李仲甫李服冰舟有効能行遁甲步訣隱形但聞其聲而不可見在民間二百餘年英從學其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英恚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之語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祈仲甫在牀上笑曰我寧得殺耶我眞能死汝但怒汝頑愚不足聞耳英大驚下牀李使人取一犬來曰視我能殺否犬適至頭已墮地乃叱英曰能使卿如犬英伏地叩頭乃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去五百餘里以張羅爲業一旦具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語畢別去是日已復至家後入西嶽不返英復師程太虛西充人本

虛曰子合爲神仙猶未也拒而不教英退而仕進作令儀隴云太虛自隋時隱居南岷修道上有九井十三峰瀵何岷隱此有二虎侍左右一夕遇大風雨於砌下得碧玉印每乞符祈年印以授之輙獲豐稔帝賜號道濟大師并令有司祀張祠丙午春契丹復號遼帝命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名通志帝疾韓琦請早建儲立潁王頊爲太子丁未春正帝崩年三自六在位四年太子即位爲神宗以琦爲司空兼侍中彥博兼中書令立向妃爲皇后以趙抃參知政事帝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故有是命及其再任屏琴鶴止蒼頭執事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息其喜慍自號知非子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告天

熙寧　孔若蒙　夏主秉常　九日山人　呂惠卿　章惇　張伯端

戊申元旦日食、改元熙寧。衍聖公宗愿卒、子若蒙襲封。夏国主諒祚殂、子秉常立。帝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建陽人字夢九日山神來謁而生、初名旭、避廟諱乃改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詔升之、安石領其事、以呂惠卿、章惇詳檢條例。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多事矣。時雍在洛、忽謂門下曰、明日有客來訪、乃異人也、誌之。次日果有一人、相貌清徹、鬚眉朗然、問之、乃台州張伯端字平叔、天台纓絡街人。雍啣其所學、云曾肆力

陸銑 紫陽 馬處厚

於儒肄業因學人不第因玩佛書忽生擊竹之感頓悟無生之理浪跡雲水晚得混元之道未備是以遍歷四方訪求大道聞先生蘊抱玄微故爾進謁雍曰非才藏拙衡門少知易理他無所長也相與細論先天玄旨伯端以參同契印合相符雍叩其年云八十二雍曰君無患不成道因緣當在西蜀伯端乃謝去時龍圖陸銑字彥夫領成都乃往依之署爲參議夙志不回初誠愈恪於己酉歲宿天回寺感遇青城丈人劉師傳金丹藥物火候之秘仍戒曰他日有與汝脫韁鎖者當援之伯端乃改名用成號紫陽往謁南訪都運馬處厚得其貲財擇興安之漢陰山中修煉之今

蔣生

章全素

漢中紫陽縣紫陽洞丹成、遂返台州、路經荆門、遇一人飢病流離而所行淳朴。乃與成丹少許、教其用度而別、吳郡有蔣生者、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煉丹、葺鑪鼎費薪鼓鞲、積十年、卒不成、復遊荆門、見有行乞者、膚甚頳且寒噤不能語、生憐其困憊、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章氏子全素、其名家於南昌、屬年饑、流從荆江間、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隨歸四明、而性甚惰、常且寐、自逸、蔣生罵捶不計、忽一日、白蔣生曰、先生學煉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今先生神丹能化凡上石硯為金乎、生自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知神

仙事全素笑而退後日餘於衣中出一瓢甚小傾謂曰此中有丹能化石成金願得石硯以上刀圭傅其上嘗爭蔣生以爲誕妄怨詬曰吾學煉日久尚未窮其妙汝何敢喋喋議語耶全素佯懼不答明日蔣生出命其守舍至晚歸全素已卒乃以簀藏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簀而屍已亡去徒存衣屨蔣生大異後日見藥鼎中有光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透裹皆黃光甚瑩澈始悟眞仙不識蓋自慚恚知丹非凡俗人可得乃歸吳易丹金立業終身不敢談爐火時天台有僧澄一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紫陽與之雅志契合一日謂曰今日

能與遠遊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江都自隋宮兵火久無瓊花、既而閭丘方遠道成、仙侶往來、復携一種植之、名瓊花、開時遊人頗盛、二人即於靜室趺坐、紫陽至時、僧已先繞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少頃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僧神手皆空、紫陽乃拈出與僧把玩、僧歎服、弟子問曰、同一神遊、何以有得有不得、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雙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眞神現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非大道也、其後慕道求學者日至、紫陽謂之曰、陽剛君子之德、陰柔小人之象、仙道敗於陰柔、亦猶朝廷之壞於

滕甫

鄭獬

呂誨

范純仁

小人也自此中蓄陰私者稍引去時帝信任安石唐介每與爭辯安石強辯帝主其說介發憤而卒帝問知開封事滕甫以君子小人之黨甫曰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帝以為名言安石恐甫議新法乃排之出以翰林學士鄭獬權知開封府事字毅夫安陸人少負俊才仁宗廷試時焚香祝天曰願得忠孝狀元已而獬為第一立朝敢言以不肯行新法罷歸家徒四壁後病傷寒夢化龍浴於池聞池上人呼曰白龍歸來遂不起大洪山南有白龍池家貧子弱藁殯僧舍及滕甫移知安州乃葬之中丞呂誨論安石十罪出知鄧州徙范純仁仲淹次子成都轉運使戒州

石曼卿　程珦　程顥　程頤　周敦頤　治篾翁　袁滋　賣醬薛翁

縣勿行新法性極寬厚得呂祖黃白之術賓父義莊之需
有漁庄錄傳家初父友石曼卿（字延年）丹陽不三喪未舉純仁慨
以麥舟相助及曼卿臨卒曰我死為仙當主芙蓉城范氏
父子有以報之也安石怒純仁左遷和州以程顥權監簽
御史父珦生顥（字伯淳）及頤（字正叔）皆力學好古探求孔孟心
傳師事周敦頤遊學四方博採窮蒐入蜀至大慈寺見治
篾箍桶者挾冊而觀就揖視之則易也篾者問曰若嘗了
此乎因論未濟二程爽然自失抵歸旅舍質諸所疑訓答
如響問姓名不答徑去二程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乃
往成都見賣醬薛翁訪問易學之士翁即為講論大有所



張載



李大臨

張戩

得。仍謂孫曰、吾友狄箴翁曾遇公冶南宮二子與之論易今余復遇子亦不易也、滋歸述一程以為誕、戒勿言。帝數咨訪治道、顥進說必以正心誠意為歸、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字子厚郿人、少喜談兵年二十始讀中庸、更求之六經、常坐虎皮講易京師聽者甚衆、一夕二程過訪與論易、次日即撤座輟講。令衆往師二程曰、吾弗及也。以安石用事移疾屏居南山下、庚戌春韓琦請罷新法。未幾解其任趙抃出知杭州、罷知制誥李大臨等、皆言新法者、張載弟戩劾安石亂法。亦黜、數日間、臺諫一空、帝召蘇軾問政令得失安石怒黜判杭州、軾至任、加意愛民、設法置賣閒田、牧租

道潛參寥子　辨才　秦觀

以養貧苦。造病坊置藥。延良醫分治。暇則流覽湖山陶情詩酒。與智果院僧道潛爲友。潛通內外典。號參寥子。軾於西湖築長堤。造六橋。傍植桃柳。重浚六井。軾三教兼通。與天竺僧辨才善才結亭龍井上。率徒環咒。有大魚自泉躍出。衆異之。秦觀爲之作記。（名士品題　高僧留跡）

世傳韓湘子度昌黎有書與仙姬一節豈知爲呂祖化執中事如禪官所傳難於盡信也景休潔身慕道鍾呂度證天仙盡知富貴人易於成道康節已至大賢地位但稱其數學則知之也卜矣史衛曰安石作鄭令夜讀至曉垢面理爭雪書衆之眦。陳處士一言啟蔡君和平之福宜爲呂祖所稱責性屬先天爲陽命屬後天爲陰何以修性者反爲陰神蓋但修其性不識刀圭不配坎離不交龍虎終屬一圓虛氣離宮不滿未復純陽何能使陽神出現乎先天之性必配後天之命而大丹始成也紫陽識得眞傳訣

○○○玉答得術不得財　○○○郡子知數難知道

道於范祖禹皆敬其佛法范母夢一金巾大夫至寢所曰吾鄧禹也產名祖禹得字　夢時李大臨爲江西轉運使過零陵訪何仙姑得道處姑現身謂曰舍人志節千載流芳大臨揖問呂先生動履姑曰近日過此言久客宜春與開元寺浴室僧相善喜其有道骨嘗遺以金大臨誌之袁州開元浴室有大井泉水清冽呂祖愛留於彼因與此僧款密僧撲野待之盡敬祖曰吾將遊荊襄贈墨二笏僧藏之笥篋大臨至袁尋問曰呂先生嘗贈汝金乎僧曰前有道人贈我墨耳出墨示之金也僧駭曰聞先生能點鐵成金墨

王鼓刀　天守　小吏　周倅

亦可為耶大臨曰泥土瓦石皆可為金豈特鐵與墨乎摩挲把玩欲以他金易之僧弗受以一笏轉贈僧晨夕聆其復來時呂祖往遊武昌五代唐改武清貨墨於市一笏僅寸餘索價三千錢衆笑侮連日不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無有意遂以三千錢求一笏且與劇飲醉歸昏睡午夜聞叩門聲乃墨客遠餞而去比曉視墨紫磨金也兩端各有口字遂棄業別營生理祖復遇於鄂州治南亭前有棗樹相傳自唐末嘗寘祖偶憩其下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吏採而進吏性至孝親死無倚祖教其私啖吏從之食甫畢即飛去名仙棗亭次日太守與州倅方對弈有道其直前曰

吾國手也、守試與弈、纔下八子、即曰、太守負矣、守曰、子未爲何、安知我負、道人曰、我已分據要津矣、已而果然、守負數局、俄拂袖去、守令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及至則聞在東門、至東聞在西門、尋聲至黃鶴樓前、道人走往日照亭、不見、亭中石鏡有題曰、

黃鶴樓中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

惟有清風明月知。未書一呂字△

守始悟爲呂仙、改名仙亭　呂祖至黃龍山、値禪師升座、祖登擂鼓臺聽講、師詰座下何人、祖曰、雲水道人、師曰、雲盡水乾何如、祖曰、暵殺和尚、師曰、黃龍出現、祖曰、飛劍斬之、師大

笑曰出國不可以口舌爭也遂與指明大道祖留詩曰、
棄却瓢囊摵碎琴大丹非獨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
囑付凡流着意尋。
南遊韶彬、東下湘潭、至江濱、觀智度覺公禪學性源淳潔。
與促膝對坐良久、謂曰、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
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見佛衣寂寂無傳禪
理懸懸幾絕扶而興者、共在吾師乎、作偈奉記、
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復至袁、入寺僧喜迎拜、問墨何在、僧具告、曰大臨拱宸皆

吾故友也遂授僧禪定之理（後亦度世）是冬王拱宸抗言更戍保甲之害請免下戶從之王安石同平章事行募役法司馬光言其病民不聽辛亥蠲廣惠田爲青苗本錢吏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安石請廢春秋儀禮（△詆[illegible]斷爛朝報）以司馬判西京留臺光歸洛絕口不論時事壬子富弼乞致仕遂歸洛時呂誨卒歐陽修卒（諡文忠）癸丑春彥博求去以司空判河陽府時司馬光爲獨樂園富弼亦作園亭以燕息以邵雍寓居僅蔽風雨諸賢共爲治第扁其室安樂窩（雍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則止春秋晴時出遊城中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爭

王筌

相迎候童孺皆驩然曰吾家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
事者別作一室如所居署曰行窩以候其至司馬光事之
二人純德尤及彥博至洛用白居易故事集洛中年德高
爲鄉里所敬
者就富弼第置酒爲樂尚齒不尚官凡十三人（富弼彥博席汝言王
尚恭趙丙馮行已劉幾楚建中王
慎言張問張燾王君貺司馬光）諸老鬚眉皓白衣冠偉
然每出遊都人隨觀之圖形妙覺僧舍謂之耆英會堯夫
以好靜不與焉岐下陽平人王筌字眞一少師周敦順既而
篤好玄學遊東吳遇海蟾劉師拜求眞道師授金丹大旨
謂曰陰眞君六五精微論云欲學此道須假貲財如無貲
財金丹則不成也筌既得術無財下手遂入洛謁富弼



言相告弼許其貲給令精細二人應用置買藥物銓即開關靜煉。十月道成見弼曰賴公之力而成公願學否弼以年老當無爲乃謝以胸不了了願俟異日銓曰將往匡廬送一道學師還山。歎謝去。故呂祖塞頭坯歌云。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聾。䖍迷不悟修眞理。安知潛合造化功。

是夏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李道人初名敦實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母夢玉册隊懷而生初任分宜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一訊立辨色人驚以爲神。改知南昌吏畏民懷。復知南康久而不調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取營道濂溪以名。學者稱濂溪先生性愛蓮作愛蓮

說△鑿池於治後以種蓮。卒年五十七。博學力行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深得孔孟之原。初司理安南。程珦爲通判使顥頤住受業敦頤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聖學於程頤未悟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還頤見之驚異曰非從吾茂叔來耶理學之精加於堯夫一等東都馬善少師堯夫三舉不第遂學道與道者侯玖從叔聖之遊於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骨秀異面無塵濁善召飲食之侯性素嗔叱之羽士曰汝有何能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壁羽士曰所爲皆非

正法侯問何能。羽士曰、能壯吾氣、清吾神。試觀之。乃吐氣射酒肆、去燭數十步、而燭立滅。復吐射侯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馮侯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疾。語及嚐、羽士曰、將返湘水之濱、與子酌別於柳陰。以金令侯市酒、適無酒。羽士以一瓶命侯取汴水、投藥一丸、立成美酒、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

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即是姓兼名、

既別、測詩意、乃呂洞賓也、皆大悔恨、

韓維
鄭俠
韓絳 主疾不盡
王安國
王安禮
遼 大康

甲寅夏大旱學士韓維極言青苗之患鄭俠監安上門見流民疾苦繪圖上之翌日命維草詔罷新法民皆歡呼相賀是日大雨遠近沾洽（天人相應之速）安石求去乃罷相以韓絳平章事惠卿參知政事乙卯春編管鄭俠於英州秘閣校理王安國（安石弟也）與弟安禮曾師事張紫陽得虛心實腹之義安石嘗與惠卿論事於家安國於內吹笛安石謂家人語學士放鄭聲安國亦傳語曰請相公遠佞人惠卿銜之至是以與俠善亦放歸田里二月復以安石平章事時遼（大康元）遣人來議疆事安石請割地畀遼詔從其言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謚忠獻）公晚年

巴陵州

始延方士有道者鶉衣垢面求謁公意輕之問何能曰能爲墨試令為之即掘地坎而溲和採坎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取視乃良金兩端有口字破之徹理公知是洞賓追悔無已尋卒蓋引公歸天呂祖自離東都知巴陵太守清酷至市遇太守出故犯其節前驅執之置之獄令書敘日逋無一辭吏趣之祖曰須我酒醒忽失去但遺詩曰

暫别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闕星杓下
劍掛南宮屋角頭道我醉來眞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
相逢何事不相識却駕白雲歸去休

吏呈之太守大驚夙興焚香謝過一日現於水盆亟召畫

者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而呂祖已去遊於江南、冬十月、
有星孛於軫、詔求直言、安石曰、天象占驗、何所憑據、妄禮
知開封府言由大臣壅遏致小民怨憤、足以干陰陽而召
星變。帝嘉諭之、直學士院陳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
友、相與倡道海濱。人謂福州四先生、累言新法不便、安石惡黜之、
丙辰秋王雱疽發背死、安石悲傷稱病、乃以使相判江寧、
悄然便服、所由處壁上詩句、甚多。語含譏諷、內末句有云、
親見亡完陰受梏。始知天理報分明。前爲子雱齋醮禮佛恍惚見雱身荷枷杻、
因首垢而痛苦悲啼、驚詢村翁、云是士子所作、俟拗相公至此百姓
欲攢擊之、安石懼、乘月更行、居鍾山之半、佞佛消愆、嘗寫

福建子三字偏爲惠卿所誤、前詩乃玄聖命子游招仲弓還山知宰子罷相於路作詩諷責、因往虞山省墓。道遇洞賓約以至期同往安樂窩、祖在江南年餘、常持蓑笠綸竿、敲短板唱漁家傲、叅以鳴榔之聲、清音悲激、如在青霄、其詞曰、

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個魚兒無覓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

或與錢不受、與酒則不辭、一日忽卒、衆瘞之、及舉惟空衣、已復之廣陵、開妓者黄鶯以色藝名、豪客填門、托爲秀才假宿、鶯以襤褸拒之、祖去、題於屏曰、

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鷄皮媪

今日玉顔花貌人、
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
落來地下倩誰看。
鶯覩詩有悟。遂謝客入道。丁巳春。呂祖再至。語以女金丹旨教先積氣於乳房、大抵以汞爲主。以鉛爲賓。教其下手、速修。俟予兆度衆生、水厄南餞伸弓回山、然後來招子也。

廿八代 張敦復

是秋七月。河決澶州曹村。凡灌郡縣四十五。幸水勢緩發。得以遷避。帝急遣使修閉。召信州嗣師張敦復齋醮。字延之榮。初虛白先生次子。拱宸先生沖舉無嗣、敦復神異、學識天成、衆推以嗣教。應召赴闕。命醮於內庭、時帝未有嗣。宮人朱氏將

朱氏

誕。宣晉禱之。已而果生子。賜賚甚厚。禮遣還山。未幾亦號陽
蓀先先生。九月處士邵雍卒。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
厚。不見圭角。新法行。雍貽書門生故友曰。此賢者所當盡
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程顥嘗
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
人。遇事能前知。顥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初靜坐。忽有
風過。占之。遇兌。再占外卦。復遇兌。雍喜曰。呂先生至矣。俄
而道人至。雍呼其道。道人曰。既知我來。能知我去否。雍惆
然。惟懃求道要。道人曰。易理通達。就中探之可得。復授以
口訣。雍依法修之。遂得尸解。卒年六十七。顥為墓銘。稱雍之道

純一不雜汪洋浩大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書傳世冬十一月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與司馬二程晨夕候庭得聞精微之義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或中夜起坐未嘗少間與弟子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於世戊午改元元豐趙抃告老退居衢之孝弟里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之概故其詩曰

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卒諡清獻

己未冬曹太皇太后崩不豫中謂帝曰蘇軾兄弟不可入

三佛印

不曰共菩提

置於外。帝從之軾在杭日，又徙知徐州，又徙湖州，道由金山，時有僧了元字覺老浮梁人謝氏子稍長讀佛書有悟投寶積寺出家大振禪宗學者咸就之昔帝嘗召對賜號佛印軾至寺訪之，了元向與二蘇黃秦等善，因長公究心釋氏，且善滑稽，一見便作禪語曰：學士何來？此間無坐處。軾答曰：借和尚四大作禪床。了元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學士欲於何處坐？軾機鋒少挫，喝侍者解其玉帶留鎮山門，報以一衲，軾笑而受之。至湖，凡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將徼還或言然謗朝廷，遂赴臺獄，王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乃出為黃州團練使。軾至黃寓臨皐亭，暇出游覽，以寄胸臆，采賣山多小石紅黃粲然軾取之作怪石供玉臺山道陵天師修煉處丹井尚存盤龍

無藥　周姑　馬正卿　張夢得

山石鼓院麻衣道者無藥禪師二眞在焉破頭山馬茂山四祖五祖道塲麻姑崖爲姑飛昇處鳳凰崖爲周姑修眞處凡境內山川無不遍歷常遊於赤壁山前後爲賦記之又往鳳栖山品陸羽第五泉 郡守馬正卿爲軾營地數十畝東坡是爲築室其上以雪中落成遂名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世稱坡仙在臨臯醉起作寶相記千餘言有客携往鍾山安石索之從月下展讀歎曰子瞻人中龍也黄人張夢得建亭於城南邀東坡宴飲以其得江山之勝題曰快哉亭爽心惟眺遠適興且御杯

斯時高流多隱於籠桶者殆既破復完之意乎

大星之殞雷陽之竹韓寇二公同昭千古

謦欬酷吏醒青樓引名賢招道學祖師非好勞也直是婆心太切耳

坡公本非廣野一派故涉獵二氏然金山寺机鋒少遜乃非作家也至於文章能使安石歛服同縱横無敵[illegible]

陳慥　馮京　馮商　五京子　駱玄素

○○墮松肪不殺符道　○○掘肉芝為營義財

有故人陳慥(字季常)寓黃岡、與公倡和、慥自號方山子、公為之作傳。庚申春、章惇參知政事、辛酉春、正樞密馮京罷。京父商無子、修德積善、施讓不懈。一夕、夢文昌賜以小兒曰、此五京子也。既而得子、遂名京(與安石同年)。幼穎異、及長、鄉與至廷試皆第一。安石見嫉、而京中立不倚。不愧科名(與傳不洽)、故罷。追封程嬰公孫杵臼為侯、立廟絳州(為有功於趙氏)、趙州昭慶民駱玄素為小吏、得罪於縣令、逃匿山谷、遇一老翁、引入深處、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西齋有侍童總角、衣短褐白衣、偉帶華烏。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

朱悅

稱東眞君朱姓悅名云上祖諱仲謂師曠有禽經浮丘有鶴經相甯有牛經馬經徇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聞琴高所傳相貝經怪奇甚乃受行于世決斷神異予得家秘奈今不用諸見乃往師長房費君得縮地術唐時居鄂州築室穿池環匝果藥手種松桂皆成十圍未嘗遊於城市

十七　陳士明

與小將陳士明近隣相去二三百步幼而俊健喜闘雞多蓄於家始雛即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能辨其羽色常與子狎多失敬村曰孺子無賴以吾爲東家二試與之戯以酒飲之使其歸取雞闘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顧視不越百步亟返跪拜求恕笑謂曰更爲

我乎陳垂涕曰詎敢復爾因釋之玄素聞而懼敬翁令爾藥十餘粹遂絕毀歲餘復授符法送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歸以符術行里中有孕婦過期不產與符一道服之即下於兒掌得所吞之符壬戌春徵玄素及台州處士徐中行抱負淵深善識天道災祥俱不至中行字德少從胡瑗學司馬光奇之曰神清氣和可與進道父死廬墓躬耕養母聞張紫陽有道往從之遊深得性命之旨紫陽遯世忘言著悟眞篇八十一章盡述內外二丹之奧熙寧乙卯歲告成作序以記其事携遊河東値馬處厚在悉以丹訣授之勉以及時修煉後處孕一舉即得白日州遐臨行授以悟眞篇曰

鳳守

石泰

邠守

他日必有由此達道者子其流布之値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竄經邠境會天大雪與護送者飲酒村肆適扶風縣杏林驛石泰字得之亦至肆中既見揖而坐邀與同席飲酬問其故紫陽具以告石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百里紫陽曰能迂玉趾得免此行自有因緣懇諸護送者亦許之遂相與之邠石爲之先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吾平生學道無所得今將丹法用傳於子子可依之修煉以成道石再拜謝仰受付囑自號紫虛子紫陽復遊於蜀再遇青華眞人授以玉清金笥長生金寶內丹之訣乃歸山復著爲圖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

修眞要訣

王邦叔

劉奉眞

宗一致妙用無殊。爲三授匪人三遭譴咎、欲秘不復傳矣、緼性仁慈慷慨豁達又自不能獨善其身。時諸弟子聞紫陽還咸來拜問、先生同無恙乎且夫奔走山川踰越險阻於茲十年、而貌不少衰、形不少疲者、其術亦可教乎紫陽曰人之所以憔悴枯槁者。心使之然也。一念未已。一念繼之。竟日之中全無頃暇晷之隙也亦若是而神不存矣。吾無他爲能定心而已。定則靜。靜則金丹可坐而致也。諸子受教而退後有王邦叔者來學、乃以青華實籙授之。紫陽欲以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之理。普現法界廣度羣迷。與劉奉眞之徒宣揚佛法提誨後知。至三月五日、說無生偈曰

徐禧

朱有

四大欲散浮火已空。一靈真性。法界圓通。
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年、弟子棺殮焚之、得舍利千百大
如芡實皆紺碧色。上安禮識之曰此道家所謂舍利耀金
姿也△多七年奉真遇梁陽於王屋山話以誠心修道留詩一章以示入寂而不滅云時安禮為尚
書右丞下詔伐夏安禮力言不可是秋詔給事中徐禧城
永楽夏人來寇靈州禧起秦卒征之涇州卒有少獲罪嬴、
鳴沙各伍肆虐有獨不殺符道軍次資中郡饑有二鳥飛
鳴見一物墜地若松肪有取食之遂脫伍仙去及合戰禧
敗死帝臨朝痛哭安禮堅執告退後與兄安国合煉得道去主靈芝仙洞癸
亥春正帝念孤忠之臣追封屈平為忠潔侯夏人寇蘭州

高麗	王徽	王勳	王運	遼安 大安	哲宗煦	徐積	徐明甫	劉崇遠	劉尼

富弼擧王文郁爲將夜擊夏人大敗之時以方尉遲敬德。夏主乞復修貢許之。閏六月鄭国公富弼卒。贈太尉謚文忠。追封孟軻爲鄒国公與顔子並配孔子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庭。甲子春高麗王徽殂子勳嗣尋殂子運立。乙丑遼改元大安。春正宋帝有疾詔立子傭爲皇太子賜名煦。三月帝崩三大八歲祈十八年在太子即位爲哲宗。高太后同聽政罷新法召睲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彦博來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蘇軾自黄徙知登州召還。賜楚州孝子徐積帛米。金鄉人徐明甫少得毛公所傳假形法聞積純孝因同宗欲就親之。河南劉崇遠有妹爲尼

居楚州嘗有一客尼寓宿忽病瘵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崇遠聞明甫隱有道術乃往求之明甫曰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療之如言送絹詰曩日劉尼夢一道士執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明甫忽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瘥矣已而果愈視其絹尺書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徐積遇一道士謂曰子為朝廷施仁賢士漸附故爾暫避子當歸孝道斗中早證天爵積未幾卒時詔置義倉寬民力。丙寅改元元祐以司馬光為左僕射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聞帝盥而

葉濤

避蟻顚曰推之即仁民之道也章惇有罪免罷青苗法王安石疾亟夫人問何遺示惟以作善佞佛爲言適故人葉濤來候謂曰人生當爲眞實之學切勿作爲文章甚無益也及濤去忽憶村舍詩中二句既無好語遺吳國夫人封號却有浮辭誑葉濤又應於今日長歎而卒起文大師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時年八十一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畧曰

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道着安不出來仙筆也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蓋意在安石而發之於惠卿也

天下傳頌稱快、惠卿初在單州天慶觀、有異人過、遺詩曰、

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君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

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清歌不好拍、

後有漁父詞一闋。

萬劫千生得個人、須知先世種來因。迷覺悟。出迷津、莫使輪迴受苦辛。

惠卿壻余中解之曰、第一首乃賓洞呂吟也、惠卿復於兗州會見、祖曰、以子宗姓來度、而子不悛。非吾徒也、是亦宋室當衰、致生汝輩、了將遊西北、觀其氣運、遂拂袖去、悲哉、

子康

身國主秉常殂子乾順立、(改元大安禮定)報喪遼宋遼聞中國相司馬勑邊吏毋輕開隙。九月、光卒太后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四方畫像以祀子康居喪哀痛得疾。召醫李積於兗、及至而康病已危、以父溫公家訓授其子而卒積涕泣去積(字德虔)本儒者、而精於醫恒以濟人。嘗於隆冬遇一貧窶道士單衣無寒色、邀積入酒肆自據主席、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以三升酒與之、道者酌酒與積止取一瓶、而一瓶自竭、曰此小術耳吾洞賓也積驚喜求度道士書一絕云

九重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布衣狂醉客、

不教性命屬乾坤

以藥一粒遺積曰、服此當享高壽、積來視康時、已八十餘、髮不白齒不落、歲至百七而卒、光遺表薦蘇軾詔爲翰林學士、每經筵進讀命坐賜茶及夜、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冬十月、攺封衍聖公若蒙爲奉聖公、丁卯夏、以處士陳師道爲徐州教授高介有節。熈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之。遂絕意近取至是軾薦之乃受職、劉牧字予仁 初亦大非安石所行築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松風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有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耶、虎輒俛首

陳師道

劉牧

勑律 氷昌

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庚午春彥博致仕命宴餞於五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水昌來聘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壯之曰天下異人也彥博初薦隱士陳烈年高有道辛未秋遣使召之辭不赴呂祖常與往來論道適詔使至作詩贈烈曰

青霄一路少人行休話興亡事不成金榜因何無姓字
玉都必定有仙名雲歸大海龍千尺雪滿長空鶴一聲
深謝宋朝明聖主解書丹詔召先生

烈得詩益喜未幾卒呂祖復弔之曰

天綱恢恢萬象踈一身親到華山區寒雲去後留殘月
春雪來時問太虛六洞眞人歸紫府千年鸞鶴老蒼梧

無心呂老

梅氏子

自從遺卻先生後南北東西少大夫
後有見呂祖携烈西去祖復遊廣州大庾嶺遇壽春眞人
言其徒陳生邇日報本心切眞人怡然有富家子慕道建
菴接雲水士多年延衆建善籙大齋方罷一襤褸道人求
齋衆不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題詞於壁曰
暫遊大庾白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樹
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谿藏盡神仙人
不知。
末書無心昌老來五字作三樣筆勢
題畢遁入雲堂迹之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始知昌字
無心乃呂也衆歎惋祖更南遊豫章逆旅梅氏壽郁頗獨館子

陳師

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值恒有一飄逸道士來止必厚待之一日道士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竃碗二十事及七筯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予許之道士持碗渡江去翼日梅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廻偶由一小徑甚明淨試尋之果得一院有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顧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因述往事曰蘭陵蕭靜之梁旅舉進士不第遂委書策絕粒錬烝結廬漳水上十餘年而顏貌枯悴齒髮凋落引鏡而怒因遷鄴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數年而

資用豐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微紅。歎曰。豈非太歲之神將為祟耶。即烹食。味美。逾月髮齒再生。力壯貌少。予偶遊鄴都。見而駭曰。予神氣若是。必嘗餌仙藥。求診其脈。知其所食者肉芝也。壽當同於龜鶴。因謊曰。然宜深隱山林。更期至道。不可混於臭濁之間。彼遂捨家雲水。近棲穹窿。謂梅子曰。予頃所見。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命童取昨借碗筋還。客謝遣之。梅淚別。視碗皆成青金。不數步。陳師招回曰。予善人也。然不得仙。予心如歎。同持碗歸。安家畢。復來此居。以俟後塵。梅子如其言。重來。引入浮洞。呂祖至羅浮朱明觀。値道士他適。獨小童在。

折先生坐小齋遂竊以酒獻祖滿引使童酌其餘童不肯素患左目內障祖以所餘酒噀之目忽開明若素無患者乃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二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下飲命也然當享高壽言訖飛入石壁及道士歸見所畫微壁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呂字非呂祖乎深憾不遇童年百五歲而終皆傳觀中仙畫爭觀之時有朝上在郡亦偕友往觀深以為奇一友曰余於山陽神光觀曾見呂祖自繪像於三清殿北牖貌古怪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秉珪立傍作 符經大餘書曰如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人有疾刮符服之往往良已或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

董亦奇

道、、無處不慈悲

太神光符使

神光符使也。訴暴露以慕區之較北更神也。固復步山巒流覽，見一翁獨坐树下，今曰：

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落人間。功成得滿歸天去，向首山頭月正圓。

朝上知其有道，問顧真廷壽果有丹藥否。翁吟云：心如朗月連天净，蒼到後名韁利鎖，慾海愛河總還烏有。先生件似寒潭止水，同悟來時王洞金丹，交梨火棗，不借白衣蠶子。昔黃帝內視二月而道成。顏子不盡兵國風風懷采芬。

紫陽之化，劉師已先言之。亦州之行，適為杏林作念一大願。題詩羅浄，留畫呂祖，遊戲無非啟人道念。而晋翁詩意，相將真然南熵派。

回雷隱翁　　二孟在　　孟后

○○攀龍宗劉女乘鵝　•○與元縣上座炎沟

家有眞金無用餐霞餌藥也朝士見語有玄機因問莫是
呂祖否翁曰祖師上眞不可易見吾雷隱翁也言畢起身
臾欲再問其行須刻甚遠驚訝而返隱翁名本廣州羅落
不第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誚其痴翁曰終
不以吾痴易汝黠一日遇韓清夫授以道術曰道成會吾
於終南隱翁修之有得棄家雲遊後於膠東市歌舞爲戲
自稱去留馨往見閤門祗候孟在曰公女當爲賢后但遭
顛越耳在奉養於家有廣人見之識其爲隱翁也未幾乘
雲去壬申夏孟氏立爲后丑秋遷蘇軾爲禮部尚書秦觀

五黃庭堅
四孫覺

庭堅至孝
母文親為
母滌穢器

四男鑷工

四女子
女七十四
歲矣

官國史編修黃庭堅判國子監觀與孫覺字莘同鄉覺每
稱之為風流學士覺家於甓社湖陰夜坐窗明如書覺循
湖求之見一大珠其光燭天是年登第官龍圖學士為宋
石排出庭堅分寧人字魯直別號山谷詞翰與二蘇齊名兼通玄理陳
留市有刀鑷二人無室家唯一女七歲日以刀鑷所得錢
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山谷疑其有道
常挈榼酒就教劇談始返工女居市七年忽隱去山谷為
賦詩曰時時能舉酒彈鑷送飛鴻云每羨玄真子作漁父
詞以仿之范純仁稱曰儒門道士也竟為詩仙癸酉秋純仁為
右僕射表廣州處士黃洞端方有道詔徵不至先有有旬

陳玘 仁嬌 楊畏 紹聖 尹焞 尹母

陳玘女仁嬌未笄嘗夢爲逍遙遊友寤每思舊遊不可得
忽中秋望夜有仙數百從室招之仁嬌超然隨衆乘雲而
去至是降於洞家言始隨衆仙朝謁上帝遂命住蓬萊洞
臺今有代者故得遊行耳洞亦好道掃舍居之仁嬌爲言
朝廷方有變故辭歸命未幾仁嬌曰將奉女中堯舜入閬
苑遂去九月高太后崩帝始親政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
疏紹述先政薦章惇惠卿等詔復其官甲戌改元紹聖廷
試進士河南尹焞應舉發策詰不善不對而出歸告其母
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程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於是終身不就舉深明易道從遊自衆帝欲紹熙豐意祿

上蔡京 上蔡卞 回呂大防 回劉安世 三劉安上 回劉女 ・何氏子 回白孝鸞 二陳軒

轍、秦觀、庭堅皆被黜。以女石配享神廟。蔡京為戶部尚書、京子卞為國史修撰。追奪司馬光等贈諡、貶呂大防等。初語復章、呂官學士。劉安世切諫貶知成德軍。時汀州奏劉氏女乘白鶴上昇。即安世兒安上之女。居寧化縣攀龍鄉。生不茹葷。性明慧、喜文墨。年九歲即能隨女姑談道。姿美而艷、其米可鑑。以不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處州石城何氏子。卜吉冬十月成婚。將行、聚族往送、道從越境、忽從空下一白鵝、女出車乘之飛去。衆駭詫失措、父母悲痛、莫知所為。里以告縣、白於州、聞於朝、詔賜祠祀之。名遂萊地據左鮮。一大夫枉道訪其跡、題詠甚多。侍郎陳軒字元輿有詩云

只寶未雉州蔣濘滸氏前一母雉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化斗府銀為使者
〇鄧守安
尋鄉嶽丹世

遂萊觀下瑞烟飄劉女曾從此地趕桃園皆詣王母約
雲霄今赴玉皇朝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遥
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
時蘇軾在惠州轍在循州朝夕可以相聚且無民社之責
亦作詩以美仙蹤。軾初寓松風亭。有蒼松三十餘株長夏
出海霞彩萬變大為奇觀登眺羅浮諸山中夜子時見太陽
為僧時曾至豊湖中有瀲玉灘點翠洲明月灣拔雲島不
壕山有逍遥巖白鶴峰諸勝軾因羅浮道士鄧守安深識
峰下白鶴觀可居遂移寓於彼
玄機與軾相得於府城東以四十舟作浮橋軾捐犀帶助
役、號東新橋
昔雅川棲山煉丹仙去、黃野人於石隙得負遺丹
一粒為地行仙有人遊羅浮見其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

希周
巢谷
朝雲

仙也再拜問道野人子不顧但作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山空秋月白歌畢翛然而去聲振林木守安每言於菴前見其足跡長二尺許乙亥正月十日軾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乃以酒一壺用韋韻作詩以寄守安曰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跡

有僧希周者兼通老氏於豊湖築堤架橋上為飛閣撒以金錢助成適故人巢谷字元修時年七十三徒步至循訪其兄弟轍驚曰子非今世人也軾有妾朝雲不習水土死於惠葬豐

蘇過

黎子雲

兄弟

姜唐佐

黃公輔

吳國鑑

湖上作六如亭蓋之以其誦六如偈而卒偶作遣興詩有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撞更鐘之句章惇知之曰蘇子尚爾快活耶復移軾於昌化惡極移轍於雷州朝令不得住官舍民居軾買地築室儋人運石畚土助之與長子過讀書自娛時負大瓢行歌田野有饁婦年七十謂曰內翰昔日榮華一場春夢矣軾大然其言黎子雲兄弟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敬事二蘇軾嘗載酒訪之題其室曰載酒堂瓊山姜唐佐日從之遊儋人黃公輔有道之士一穌雅重之相與盤桓轍始至雷僦寓民房惇復追治海康吳國鑑築室居之已而坐罪罷不介意軾結菴桄榔林不爲偃息之所摘

雷震子

四陳文玉

葉書銘題室曰息軒了過几晨昏寒暑所需悉以身任嘗作志懸賦軾覽之曰吾可安於海島矣見德裕所建望闕亭不勝感慨澄邁雲實谷山幽地腴樹茂泉止儋州清水池四季荷花木絕臘月尤盛可稱奇絕三山菴在府城東有泉軾品之以其味類惠山名之曰惠通過雷州訪雷公廟舊記云陳時州民陳氏獲一卵圍及尺餘一月雷震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及長名文玉後拜本州刺史多善政沒而神靈立廟祀之鄉人每歲造雷鼓雷車送廟中鼓以布賴之又訪伏波廟中祀兩神路博德平南越馬援征交阯並有功於嶺南凡濟海者必禱而卜焉軾嘗與轍及秦觀泛月羅湖三人得以相聚遊憩。羅湖又名西湖有平湖書院寇準所寓州城有瑞星池因星隕

露筋文　米弟　米友仁

於冲洲所鑿海中思壐鳥有米豆種後數年始實且之至美者二茹亦得食之凡山水勝地遊覽殆遍悉有詩文記之章惇深嫉諸人每於貶處跡其所爲丙子冬劉婕妤情寵譖后竟惇等搆廢孟后爲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名冲眞出居瑤華宮后開高郵有露筋貞女遣内侍立廟祀之女初隨嫂氏夜過水邊夫暑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就獨宿草莽中遂以致死露其筋焉吳人米芾字元章號海嶽外史知無爲軍過此爲作碑記芾操履高潔風韻蕭遠凡郡中亭榭寺觀之額皆其手書性僻好石嘗拜呼爲兄飛蝗入境不傷禾鑿池於治内蛙聲聒耳帚取瓦片書押字投之遂不鳴子友仁翰墨亦佳世剛小米早敷文閣學士彥博雅重其父

子。丁丑春張商英言彥狩朋附司馬光郡雍子伯治字子文精於易數謂人曰潞公豈受侮者會將去矣。是月果卒九年十二瀧事四朝任將栢五十餘年名開四夷謙和樂善生八子皆歷要官博士劉延仲於紹聖初寓秀州遇一道人於布曰藏特異云能治病或從之求藥則以鼻洟和垢賦與服立効自號李鼻洟他日過門延仲召之坐間其從來李曰子聞人名悌嶽山長美先生之徒在山養靜四十餘年今出濟世明日又至延仲曰適無酒為禮奈何悌笑曰牀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酒悌曰不必但將空尊來尊至素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美酒盈尊坐者皆醉後日約有他客取泉酒

無涓滴矣是春忽請劉曰將偕文潞公南歸矣劉問路公何仙曰來路甚遠未可識也劉更問後會之期悌然指曰後十九年俞家小兒秀　大金人來為黃龍帽之其明年夏有　端人大會道流於上清予亦將赴此盛七夕之次日當與君相見於真州劉以其誕甚笑諾揖別至期偶往真州果遇欲求度世李搖首曰予慳囊未破曰俟再來延仲素本好道以朝多奸倖遂絕意仕進故得逍遙此生是秋七月火犬輿鬼太史奏主賊在君側程頤請罷章蔡等編管頤於涪州渡漢江中流風急船幾覆舉舟相顧呼號頤獨危坐已而及岸衆中一父老問曰常時鬼小蓋莊何也頤曰存心以誠老曰又不若

韋昉

龍女

熏定

惠寬

無心也願方欲與之言忽不見或曰昔有韋昉者夜泊涪江忽夢龍女遣將邀入宮後昉登第知簡州龍女復遣騎以書邀至物充壯海水仙將無是之願意今然至涪有譙定者字天來就學授之以易。後定精於易學稱譙夫子順即普淨院闡堂註易綿州淨慧寺僧惠寬六歲時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大尊像寬不肯禮曰禮則右像遂倒父強之既禮而像果腰折而到矣。後出家在寺寺近池人都捕魚為業寬與衆受戒丑曰吾能令汝所得不失於舊。因指其池畔盡生菌蕈漁人採之省力得利皆呼為和尚蕈衆問持齋果有感乎寬曰唐元和中長安興善寺有素和尚生不嘗葷。院梳

正后

〇推隱 時朝政如 前侮作時

作雨

〇趙吉

俞若著

蔣湋

二其生

諒章惇狙許兗頭天下呼為惇賊帝出惇知潭州章又稱復
純仁等官徙二蘇黃秦於內郡軾在儋時無事則拉人談
鬼人或云無軾曰姑妄言之吾妄聽之何妨此亦藉以解
煩耳先是軾謫高安有趙吉者狂而落魄自言一百二十
七歲見軾曰得君好道而不得其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
多而浮面赤而病教以汲水灌體經旬宿疾都愈、吉後屍解去
庭堅徙宜州立、俞若著初為替舍館洽薪爨道二子執經 帳下蔣湋川陪大屢遊訪白龍洞在會仙
山中盤曲數里多靈草嘉木唐陸仙翁煉所常有紫宍文
鷄乘空而下里人吳生師爭仙翁於北陵南山龍隱洞有
石龍鱗甲宛然藏眞宗手蹟六十軸庭堅往觀病華庭堅
探湋手曰得君視殮無憾矣遂卒湋爲之棺斂其丹送歸
秦觀自謫永寧至是放還、至滕州華光寺與客道夢中詩

◎王鞏 二素奴 二謝洪 二謝澤 ◎辛延

曰予止於此矣索水飲水至視之笑而卒王鞏字定國亦坐罪貶賓州軾北歸鞏出待見柔奴進酒軾曰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作定風波一詞贈之鞏在柳有謝洪華旻與之盤桓洪武宜人與弟澤俱博學有文時稱二鳳凡遷徙此州者多館其家是人上村閉門力學衆以書樓目之一試不第即隱居羅洪洞據山林泉石之勝著內養之道號白雲先生壽百餘歲而滌常以軾提舉玉局觀軾乞就常州養疾許之路由向容上茅峰訪諸王筌元豈中賜筌號沖熈處士張共贵爲作功行碑謂有超世之質與陳圖南伍筌常歎曰金丹大道舉世道人無所許可惟張平叔一

而已泰山也河海也丘至行潦何敢冀焉。程順皆寄以詩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齊斯民。時筌結廬嵩山，順入山訪之，筌俟於松下。順問何以知之，筌曰：去年已有消息，先生盍以事而止耳。順始敬服。筌復遊金陵地肺。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開，華陽洞天傾門自左元放山去則閉，至是復開。人累日甘露降，道士劉混康回此必有異。無何筌至，混康率諸人師事之，留居洞中。於元符一年夏四月，前期謂諸人曰：明夕我受上清籙。至期仙樂聞於空，筌怡然而逝。及軾至，聞已蛻化，為之作記，今刻石山。齊公嘗軾後卒，轍寓許昌，自號潁濱居士，亦終焉。布衣何文正，魯師事之，傲世不嘗進取，是

紹聖中 紹聖四

遼天祚 延禧 乾統 崇寧 夏貞觀 ○童貫 ○張繹 ○陳敏

燮上書言孟后無過見廢 元祐宰執忠亮遭貶太后即降
○詔復之辛卯改元建中靖國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
方權給事中任伯雨上言此下人干上夷狄竊發之象願
○修德政以弭災咎詔貶章惇爲雷州司户後徙睦州死是月遼
主道宗殂孫延禧立爲天作帝次元乾統壬午歲宋改元崇寧夏改貞觀
命官者童貫置局於蘇杭日役數千以蔡京爲右僕射焚
元祐法復廢孟后癸未安置任伯雨等於遠州除科廢名
言以邪說詖行惑衆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顚遷居龍門
山止四方學徒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詔
州縣立黨人碑知台州陳敏宰伯修無錫人不肯立碑監司促之

急敏曰誣司馬公爲姦是誣天也倖立之敏碎其石甙埜敏敏曰死且不辭何刻之畏遂挂冠去訪故友時賜羨有中曆有涯者不知何自常攜甆瓶以遊偶於渡舟飲酒大吐衆逐之登岸吟曰

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岂岂同舟子焉識人中龍

既入瓶不見人始驚異敏往求之已不獲矣後遊秦中甲遇之同去

申春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本剩員兵士自言替蜀師唐仙李良授鼎樂之法曉陰陽術數多奇中語所知曰不出二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徐神翁自蜀來寓居甚喬步繼居泰州不輕與人言有問者書字以僭意言無

羌灢津謂是其師之友帝召至叩其學神翁言臣無他

惟善養炁耳此閒居無事之所為聲免貨利之塲神也

精耗不可為也所言皆抱元守二之旨帝深重之留居禁

中常與談道去年解州奏鹽池水溢至是季夏帝以問神

翁對曰此蛟孽為害宜宣信州張師治之玄宗養氣法祖降魔

人世牽纏起於婚娶劉女乘鵝而去何等灑落不然則

子女衣食嫁娶諸事亂一生幹了自己甚麼亦有諸

事未畢已先就木者豈不可痛

夫便溺猶可糞田至鼻涕則絕無用矣神仙以此為號

亦曰無用於世者乃可入道若自負其能用之不已豎

明耗盡陰道近而陽道遠入蓬萊路奚啻弱水三千流沙

八百哉涨公將不為世用故鼻涕來迎也

魄陰不盡不能成純陽之亂云落魄者猶言純陽也修

道者得此便為美名故陰然雖昔立能以肖戶解然

◎二十代　張繼先　張敢信　張處仁

○○○召傳薛西來徵意　○○○徐鷹林南主長生

時嗣師諱繼先字嘉聞號修然乃拱宸之曾孫祖敦信父處仁仕知臨川縣元祐七年十月十五日生五歲不言一日聞鷄鳴忽笑賦詩曰

靈鷄有五德冠距不離身五更張大口喚醒夢中人

異日吳坐碧蓮花上人皆以爲眞仙九歲嗣教及是應詔赴闕年甫十三召見便殿帝問卿居龍虎山曾見龍虎否對曰居山虎則常見今日方覩龍顏帝令作符笑曰靈從何來對曰神之所寓靈自從之帝問能書否曰臣嘗書道德經遂取以進帝問修丹之道對曰此野人之事非人主

祝永祐

崇寧真君

所宜嗜清靜無為便可同符堯舜帝悅其言命入寢殿官人競以扇求書以經語書之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國鎮祚與天長存乃帝之所御也賜宴而出送至中書與神翁相見對視而笑如故交然冬十二月望日召見帝曰解池水溢民罹其害故召卿治之繼先即書鐵符令弟子祝永祐同中使投池岸圮處踰頃雷電晝晦有蛟蠥磔死水面使者復命帝問卿向用何將還可見否曰臣所役者關羽即揖劍召於殿左羽隨見帝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封汝世因祀為崇寧真君繼先乞還帝命近臣餞於国門乙酉夏五月復召建醮內廷密奏赤馬紅羊之議且言元祐諸臣皆負天

朱勔

大觀

李謌文

下重望仝聖度優容帝悚然賜號虛靖先生仍乞還山不許秋八月九鼎及新樂成奉安於九成宮帝親酌獻至北方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繼先謂北敝亂之兆急宜修德以回天意今更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民力重困矣是冬固請還山賜老君金像及天師像奉玉冊上祖師封號爲眞君賜父兄爵有差丙戌春正有星孛於西長竟天帝念繼先之言復諸者仕籍毀碑除黨禁丁亥改先大觀立八行取士科孝友睦婣任恤忠和知台州李謌文薦徐中行中行盡毀所爲之文入委羽山避之紫陽知之以書招回天台謂曰世道將亂吾道當顯子姑俟之自有所得也時

有薛式字道源陝西鷄足山人嘗為僧於毘陵遊長安開福寺泰長老修巖又泰僧如環深明佛法忽念談禪說法不能長生復志金丹修命之道盡力參訪於去歲丙辰冬寓鄜縣素鎮聽講佛寺遇石杏林名泰年八十五庬鼻鼠耳綠髮朱顏神宇不凡夜事纏綿道源異之偶舉平叔詩曲為問石矍然曰識此人乎吾師也因語曩時傳道之故道源聞言即稽首歸依固求受學石見其誠引達磨西來意曉之曰

眞經歌眞經歌不識眞經盡着魔人人紙上尋文義喃喃口內念彌陀若要這般求超脫僧道徧地仙佛多識眞經出紅波勿走旁門三六利若識眞經端的處失天

造化別無佗。順去死逆來生。往往交君採滚鍋眞經原來無一字。能度衆生成大羅。若要眞經度自已。須教同類兩相和。除此訣。豈長生。西方徧地産黃金。五千四八歸黃道。正如一覽藏中經。大藏經。氣候臨地應潮天應星。水生二分藥正眞。龍尋虎穴探淸濁。晴中探取定浮沉。金鼎煉。玉鑪烹。綿綿文火煖温温。眞經一吸玄關透。回光反照入中營。徧體薰蒸如酒醉。呼吸百脈盡歸根。精入氣。氣包根。混沌七日又還魂。是此這般眞消息。料得凡夫等得明。活中死。死復生。自古仙佛賴眞經。這些造化能會得。度盡閻浮世上人。

復以眞要口訣授之。且贈以偈。

心田無翳。性地絶塵。神居性內。修煉還眞。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居炁內。丹道自然成。

戒之曰。此非有巨室外護。易生謗毀。可疾往通邑大都。依有德有力者圖之也。道源遂棄僧伽黎。幅巾縫掖。改字道光。號曰紫賢。來京師和光混俗。覩了此事。聞帝好道延眞、因寓居道院、以俟機緣。遇張環衛、因歌桔槔頌曰

紫賢

張環衛

軋軋相從響金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話。

井裡泥蛇舞柘枝

環衛即拜爲弟子、法財伺易得其資助。而丹成。遂以秘訣

授張自隱海、濱靜養徐中行奉師命循海東遊遇薛叔派
道光稱以師叔指所餘丹貲相贈中行藉此成道環衛嗣師
之兄從遊、學程順之門、於書皆讀順卒世稱伊川先生環衛往河南
會葬訖、將回山省親時、蔡京命侍御史沈畸治其仇家七
百餘人、欲致之死、畸盡活之。京怒貶於信州環衛見嗣師
言畸之忠恕。當得長命昌後之報。嗣師厚待之畸後獲報果然、是
春、詔命繼先醮於山中、且召赴闕、五月至京。帝曰、宮中若
有妖、卿當祛之、對曰、妖不勝德。陛下修德。妖必自息。內侍
奏仁濟亭有妖。俄頃、妖憑一少年、以手抱頭、泣拜師曰、汝
心自昧。墮在迷途。返爾本形。汝宜速化。少年乃收泣仆地、

甯子構　陳禾　孟翊

久之遂甦師命以大甕數十貯水京畿取符投水中以飲疾者輙愈又作大道歌以進言神仙不死事是秋旱命禱之雨三日授太虛大夫不受與徐神翁同館翁曰世事悠悠不如歸休師曰歸則竟歸何思何慮翁曰尚有一事且俟明年戊子二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於天下帝夢一大漢入宮曰吾武肅王也奉上帝命當還我國是秋九月王后夢亦如之寤而生子名構帝第九子後爲高宗建都杭州年壽與錢鏐同神翁作詩進上帝以詩付后翁即於是日坐逝是月后崩帝令韋妃育構爲子繼先辭還山童貫恬寵專横已丑春右正言陳禾請竄之帝謫禾於信州繼先遇之如沈晦左正言孟翊

父邵氏易學見国家將陵夷於是獻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帝寘之於遠州過道士吳應能笑謂曰幸免

吳應能

虎口翊俯首領之至中道逸去應能人龍泉以符水治病禳祈立應崇寧中應召帝試其術甚奇優寵特甚命衣奉寧宮爲天寧萬壽之宮書額以詔其居賜號洞元妙應先生

郭天信

時方士郭天信以蔡京爲非密白日有黑子應於京等勢壓天子帝信之遂能京庚寅夏五月彗出奎婁貶京知抗州以張商英爲尚書時久旱彗現商英受命是夕彗没明（夙有道）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有傴僂道一及門求施商英不之禮戲問有何術曰能揑土爲香即於指側取泥

揑而焚之奇香酷烈。烟罷道人不見案上留詩一章。
揑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皇朝宰相張天覺。
商英字　天下雲遊呂洞賓。

鄭后　政和　遼　△天慶　△張仙姑　△麻衣仙姑　△何執中

商英自憾不識從此格去心非是冬帝立鄭妃爲后辛卯春改元政和△遼改天慶商英言南陽張仙姑石室麻衣女皆有道術帝命召之張姑善爲人治疾輒瞑目按病人爲布氣攻之覺腹熱如火鳴聲如雷雖沉痼皆愈至京試之果效未幾不知所之麻衣木川人任氏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使者遍索遇之見其拍石壁而入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手蹟留石上商英持平何執中譖之出知河南府時有妓僞

楊柳　蕭館賓　陳瓘　梁良

柳東都絶色也一道人往來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及亂楊乘醉迫之道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聖胎已（此言非為楊發持欲聞於商、英耳）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楊疑訝其語時商英館賓蕭姓者與楊卿楊以道人言告蕭迷於商英遽往即之道人徑趨棲雲菴雲堂不出排闥尋之惟壁上有詩曰

一吸鸞笙裂太清縑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
碧桃枝上金鷄鳴

詢其貌則前所見者也詩後菴遭兵火亡時童貫謂遼可圖請使以覘之陳瓘張商英言北勢正盛不可輕舉貶商英為承信軍節度使徙瓘於台州瓘聞有高士梁良徒步詣

素券

叩良曰吾師素券曰夫烹鮮者無事於煩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大道則亦然也璀謝退時往訪之是歲帝賜堯時高士善卷號高蹈先生良忽謂璀曰將歸華陽省師矣遂去始悟素券即善卷後璀年八十壬辰季夏復遣使召知金兵將至尅日卒於楚州

王道堅

繼先以疾辭俾弟子王道堅奉表謝帝授爲太素大夫典

王文卿

盱江王文卿以道術同顯於朝文卿好骨相有道者器之長遊四方履歷幾徧遇異人授以道法解召風雷時揚州大旱詔求雨文卿應召仗劍噀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賜號金門羽客寵冠當時賚予無所受辭歸臨川仍爲人致雨驅神先是老君降華陽洞

王老志

王仔昔

天授梁良加向天童護命經方士王老志王仔昔竊得之老志濮人初為小吏有異人授以丹藥遂棄妻子結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知帝方向道乃至京館於蔡京第嘗緘一書至帝所啟視之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賜號洞微先生仔昔洪州人隱於嵩山自言遇旌陽得大洞隱書能道人未來事與老志同遊得護命經京并薦之賜號通妙先生由是道事日興帝嘗問老子從來老志荅曰老子無世不出先塵刼而行化後天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下良不可以具迷者也踰年老志死而仔昔恩寵寖加冬十一月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

占蔡攸 君言之臣和之眞乎僞乎

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清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殿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曰見人物否攸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迎眞華亭靜安寺有陳朝雙檜朱勔劚圖以進帝遣中使取植迎眞宮忽震雷碎其一遂止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徐知常

賜方士徐知常號冲虛先生

徐守信

徐守信靜虛先生劉混康玄妙冲和先生甲午春三月撫州有司奏王文卿尸解贈凝神殿侍宸冲虛妙還眞人

李思廣

吉安亦奏吉水李思廣仙去思廣自幼志操特異放[illegible]

酒店嫗

林靈素

山水得錢即易酒獨飲於市年逾七十容貌愈少遊於螺川住習溪橋酒家店嫗以爲異來則飲之不問其值一日謝別老嫗晨起視之死矣報所親殮葬之月餘有客見思廣於千里外衣冠如故歸語於人共開棺視之不見其尸帝命建觀祀之溫州方士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少從浮圖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入蜀遇右玄眞人趙昇求道數年稷道術遣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苦之乃至京寓東太乙宮徐知常薦之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其次爲東華帝君蔡京即左元仙伯王

金太祖完顏旻
收國
夏
雍寧
鼻液所言
驗

瀟即文華吏盛章劉貴妃即九華安妃帝矢喜甚加信幸上帝魯夔遊神霄殿以其言暗合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帝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敢不稽首帝每以邊事爲慮靈素曰遼方自顧不給何暇爲寇乎是冬生女直完顏阿骨打叛遼攻陷江寧州乙未春正阿骨打稱帝更名旻爲金太祖俞旻也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夏改雍寧是秋襲黃龍府金主夜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即起曰神明警我也遂舉火行至混同江無舟金主遠見一人騎馬前導自乘赭白馬徑涉顧衆曰視吾鞭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內人測之不得其底遂陷黃龍邊吏具報汴京帝召靈素曰

卿近言已驗前月有星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柳非今春之植爲太子後有不祥耶靈素曰此主宗廟有喜建造宮室帝喜蔡京等表賀丙申春正賜靈素號通眞達靈先生夏四月詔林侍宸大會道士於上清宮崇寧初帝以未得子嗣爲念劉混康言京城西北地協堪輿形勢少加高當有多男之祥帝命爲數仞岡阜而後宮生子漸多而信奉道教蔡攸每逢迎之詔於景龍門對神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臺閣自皇城作複道通之以便齋醮秋九月帝上玉帝徽號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人

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忽宮中有祟白晝現形盜金寶奸嬪妃不得休息衆惶懼帝召靈京治之息而復作帝精意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二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以意前揖曰奉上帝命來除此祟良久一金甲丈夫擬祟擘而啗之帝問金甲者何人道士曰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面赤心還赤鬚長義更長

自道陵以後從無召將者惟虛靖特顯其術魁梃也太欲煉金丹必資土釜故仙師恒以上爲香以墨爲金六土能生金之義合和四象交會中黄大丹既成昏迷九一宵復何疑哉惜乎天覺之不悟也

關公隨呂祖宋庭捉祟非以封號崇道勞顯岳公之降世耳奈徽宗不能傳于後人竟爲檜賊所害

是時天子好道諸方士奔走闕下李思廣獨放情山水酣飲螺川眞有道高士也文州盛曰庶幾似之

口謝閭夫仙傳測字○○張珍奴祕授道情
帝問岳飛何在羽曰飛與臣累劫兄弟世世爲男子身在
唐爲張巡今已爲陛下生於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飛
將有功焉帝問道士姓名曰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召
林靈素問之曰此呂仙師也自是宮禁怡然詔天下有洞賓香
火處皆正妙通眞人之號塑像於景靈宮奉祀丁酉奉正
金敗六帝幸上清宮命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醮輒費緡
天輔
錢數千萬謂之千道會一日講會時有風癩道人求齋畢
欲而丹石謝恩監門者力拒道人欲至帝前曰客夏受齋及
今焉一句不謝素惡夫蒙恩而不知報者陛下好道誠美顧

董凝陽

道在於九

此道非所宜好也帝見其鴻拓端面而談論侃侃乃敬問曰君非呂仙乎答曰臣姓李不姓呂將返八閩至午未丙丁之春再謁北轅也忽徜徉不見帝驚異以問靈素林沉思曰嘗聞閩有李悌其狀如此詔立像於呂祖之側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用於教門章疏內具應能以靈素用事約道友往王屋訪道都不願行應能屍解去未幾王仔昔有罪下獄自殺張紫陽自王屋九年功畢復返天台於江陵遇董凝陽語言相契知亦受道於劉師乃介仔太華相訪得見海蟾同謁鍾呂二師謂曰子本紫微天官號九皇眞人因校對運之籍不勤遂與同事二人

黃晃仲 于敬伯 黃銓 崔珏

北謫人間今寰中可見者六星潛耀者三子爲紫陽眞人汝南黃晃仲尚書爲紫元眞人維楊于敬伯爲紫華眞人今子與于洎一時被讁官吏皆已復歸清都惟晃仲沉淪宦海凡當爲人者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則淪墜異趣無復升仙之期矣子可一往使其覺悟庶幾返原紫陽承命時黃君在泗州即往謁黃素習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紫陽乃去復使人寓書於黃述叙仙契力欲振拔而黃終不聽惟自號紫元翁尋卒紫陽歎息將復俟其轉世而覺之其孫銓見紫陽之書收而秘之劉師遊行河北衛郡守崔重徽其上祖珏仕唐爲衛

之淇令古朝歌地水沒民田珏設祭河上巨蛇列水面而死患遂息卒封嘉應侯今重徵為政廉明民皆感頌有道人謁於堂下揖之坐不語徂徵矣崔異之起取金相贈回視已失道人壁上題云

青龍降兮蟠白虎朱雀鶱兮降玄武千朝火候感神功白日冲昇歸紫府

泰川劉海蟾筆

重徵即日解印棄家向西訪道至華山得見仙師拜求指授劉師贈以還丹賦令自揣摩微義百日師復來知其已悟大略復為之詳說既而曰子本唐末人今改名題字昭遠以子仁慈剛毅故直示而無隱子始入世求道丹成時

崔婆
奈安

引見上眞靈徵請沐請謁豪貴三年有得復西去帝賦靈素之言適令天下建宮觀又言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劒夜降內宮託天神降臨造帝誥天書雲篆尋加靈素號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加張虛白號通玄冲妙先生視中大夫靈素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道家兩府

虛白人鄧州通太乙六壬留心丹竈遇異人得秘訣帝聞其名召主太乙宮出入禁中惟論道德無一言及時事帝或問之對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所敢知也見朝政日紊遂辭去遊武陵有崔婆者嘗飲之以酒虛白屍解郡人奈安復遇於楊州因寄詩於崔曰

重和 宣和 李綱 楊時

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

詔童貫領樞密院事作萬壽山於京師之東北一名艮嶽戊戌春改元重和己亥改元宣和春正月改佛號大覺金仙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字寺院爲宮觀尼爲女德從靈素之言夏五月有龍見於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當秉用直言以答天戒詔貶爲縣官秋九月詔封莊周列子爲眞君召楊時爲秘書郎時字中立劍南人潛心力學初舉進士聞二程講孔孟絶學於潁洛以師禮見顥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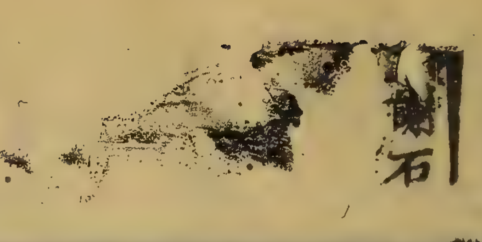
游酢
晏
元德
方臘
遼
保六
宋江
張叔夜
韓世忠
王淵

師事頤於洛頤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至門外雪深三尺歷仕皆有惠政德望日隆晚讀道德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號龜山先生習時有星墜於將樂縣治北遂成一穴因名落星穴郭璞云五百年後此地當生大賢及時產於此人以爲應云庚子春夏叛元德靈素有罪放歸田里是冬睦州方臘作亂攻陷婺歙衢杭等州辛丑三年遼改保六淮南宋江三十六人上應罡數得玄女夢授天書及黃白之術橫行河朔轉掠京東諸郡官軍莫敢攖其鋒張叔夜知海州宣諭朝廷德意江乃降即命從征方臘是夏童貫合兵進擊臘遁還帮源洞衆尚二十萬深據巖屋韓世忠爲王淵裨將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仗戈直擣其穴格殺

黃少昊時同

昌虛中

數十人擒縢以出睦冠悉平秋七月黑青見於禁中自秋及冬禁中妖祟晝夜不絕聲若倒屋形如龜逕丈餘金睛行動腥血遍灑兵及莫及或爲人形驢形帝思驅之召靈素已於去年死矣其卒時得張虛靖詩遂謂其徒曰我逝後可舁棺出城南山下遇地拆處即吉穴也就其地掘深五尺遇龜蛇便可下棺徒依言舁至南山果有坼地掘數尺不見龜蛇下視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處使者歸述帝歎息不置內侍言有昌虛中者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無量自埋大雪中旬日不出或行水上如平地又善草書作枯藤遊絲之人一舉筆





千佫繹不斷人爭携帛以請往往不與又能治崇席命召之累日不得但於其遊息處得詩曰

遥指高峰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無人識。長到山中有鶴迎。時弄玉蟾驅鬼魅。夜煎金鼎煮瓊英。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仙家有姓名。

帝觀詩意。以昌字虛中。乃呂也。自此崇亦漸止。成都謝石字潤夫。博學知變。得昌公之秘。以析字言人禍福。京師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斷。無不奇中。名聞九重。帝因書一朝字。令中人持往試之。石端視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日

所生之天人耶中貴馳奏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義帝密令索太子書一字乃以太字進石曰太字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子但點微猜耳帝錫賚甚厚補承信郎緣此求者如市有朝士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持問石詳曰尊閣年三十一懷孕十三箇月殆虵奴也石亦有薄技可爲藥之無苦也朝士固請丞家投藥果下數百小虵都人益神之一人過於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於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歸而果然石知此方多故未幾歸蜀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爲問爲其無所折也不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壬寅春金克遼□

晉王淳 路允迪 吳妃 林愿 高麗 丁楷 金太宗 晟

京遼主走雲中金又克西京遼奉晉王淳稱帝於燕京宋遣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風作諸船皆溺獨路舟有神燈降於檣杪飄忽二千餘里膠泊一島詢土民是何神廟民曰女貞莆田人本朝都巡檢林愿之女生而神靈能預言人禍福矢心履救歿後鄉人立廟於湄洲之嶼興化東南海中與琉球國相望出白墨石可爲碁子允迪至廟祭之遂獲安濟奉使回奏勅授靈應夫人累封天妃登位碧霞元君高麗王俁嘗求醫於朝詔二醫往時俁卒子楷立楷謂醫曰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不可交也願歸報天子醫奏之不省是冬再約金攻遼克燕京遼主淳走天德癸卯秋金主旻殂弟晟立爲金太宗

天會人名 譚積 譚氏二女 一百眞假寂 失漢

敗元甲辰春金遣人來索糧宣撫使內侍譚積不許詔罷
天會
積以童貫代之積入平樂族有二女謎山下及長修黃老之
△道不知所之一日里人以不雨爲憂二女忽至曰汝能餉
我即可得雨里人未之信積令試餉之二女甫去即大雨
如注人知其神追覔至山下呼則上應上呼則下應循至
一巨石周圍無草木見其衣帶在焉是後恒見二女於石
上掠髮因建廟山下祀之曰二仙祠張商英在河南見時
事日非乃棄官去作子房枕中素書序至終南躡尋仙蹟
見二道者採藥笑顧曰瞌睡漢今醒了也商英驚異拜叩
姓氏二人曰言乎近則范蠡張良言乎遠則岐伯風后金

醒世良言
現身說法

張珍奴

紫浮名何異空花過眼子向從呂公之言成道奚難商英問呂祖何在岐伯曰眞人修道於天皇顯跡於唐世道高願重領仙羣仙我等且尊之予何當面錯過商英即求指示二眞授以口訣令其自修是時呂祖遊至吳興遇見妓者張珍奴色華美性炎素至夕沐浴更衣焚香上告求脫去甚切乃化一士人訪之珍奴見風神秀異相敬殊其士去明日又至往來月餘珍曰荷君眷顧已久獨不留宿何也士曰固自有意而汝每夜籲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自念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爲眞謳歌艷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僞飾以惑人每歎



孫真人註惡疾論曰神仙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是塵緣都盡物我俱忘毫無轉念因禍得福也惜乎照鄰之不省美哉珍奴之善悟也

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情意惹留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殞命。妄罪愈重。惟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移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望不至深自悵恨因作詞曰

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慎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

筆未竟士至見所書續其韻曰

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

黃覺能

復與太陰煉形丹法臨別作步蟾宮一闋遺之曰向後有宮長召汝佐酒欲聽道家詞曲以吾詞歌之當得脫籍坎離乾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待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煉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秘而不言未幾黃覺能爲湖州守倒應承奉黃詢諸妓能爲道情詞曲者俱無以應珍獨以前詞奏之黃訝曰呂仙師遇汝乎珍具述所以蓋覺能去年於東都門外旅次見一羽士顏貌特異時方具饍飲客邀共飲之羽士以水書一呂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及聞珍言甚喜即判與脫

籍珍邪謝去呂祖飄然而至、黃恭迎祖與大錢七、其次十又次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吾以藥數寸遺子每歲旦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病、遂去黃解任居東都至七十三歲錢數已盡藥亦毋唱乃終焉珍奴自是佯狂丐於市投僻地、客修逾二年尸解商英尋蹤至湖見珍曰此女大福已超、物外矣我尚沉淪苦海何日方祇彼岸汲汲遍覓吉地起、塚乙巳春聞金獲遼主延禧

西遼德宗
延慶

瑨九主共二百二十年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西遼德宗建元延慶是夏宋封童貫爲廣陽郡王商英歎、曰外起强敵國多災異况宦者封王古未有此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遠入滇南修道未幾度世秋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童貫蔡攸王宣德門下譯

种師道
姚平仲
欽宗桓
朱后
靖康

荷擔向門戟手詈曰太祖神宗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遲卒捕之下獄一夕方醒不知向所爲也有男子孕而誕子易蓐母七人始娩朱氏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髯六七寸詔度爲女道士種種怪異識者危之冬十月金兵分道入寇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姚平仲與俱赴汴童貫自太原逃歸帝以金師日迫避兵東幸李綱請假皇太子位號以守社稷帝即禪位（在位二十五年）太子桓即位（爲欽宗）尊帝爲太上皇帝立朱妃爲后丙午春改元靖康謝石歎曰立十二月也是月師濵黎陽金人渡河以李綱爲東京留守督諸道入援金兵圍京師綱力戰屢挫之來議和遣康王構爲質

种桃丘兵至詔統四方勤王兵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夜襲
金營方發金候吏覺之平仲被圍及脫精兵皆陷遂乘青
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至鄧州方得食入武關以
華山爲淺乃入蜀至青城復入大面山深山最深處
逃世更逃生

九皇三眞同謫於世紫陽
淪莫援蓋八世日深則靈
况此世界爲慾海爲宦海
失足墜焉塵〻刼刼流浪
得如紫陽者駕筏而渡乎
析字之術原有仙機非俗
梢之耳不然今之測者且
呂祖廣揚玄妙誓度凡胎
其機緣將至故託范張轉
何不能與二仙遇而天覺
吟奴矢心出世。祖師方十

紫華皆得還原何獨仲晃沉
光日棆所以屢喚而不悟也
爲苦海爲生死海一不自持
無邊未知何日還家矣又安

各所能謝石亦奉呂祖命來
廣何竟不能如石耶
其混迹京師意在商英也見
度之耳不則終南樵牧之流
至恰便相值如此湊巧耶
癸悲得不憐而度之。

[illegible]姚命

畢而知爲正焉

王谷神

皮玄耀

〇〇〇真豪傑兵敗旅窮〇〇〇假神仙吐液殞命

乎神山西大將姚弘之族子初生時白晝有長人入舟曰老君來索

也其父思晉羌姚弋仲剛介鯁直因名平仲及長長八尺

紫髯奕奕有萬夫之勇今入山箕踞倚石而坐忽覺心地

清涼見一道者雙髻胡鬚披襟坦腹自山岡而下曰汝爲

鶯爛上帝點助名陷害二萬之命罪業不小平仲拜伏求

度曰余漢鍾離也以事跡相類特來度汝况青城舊有王

谷神皮玄耀二道士通老莊文列皆遊青城卜養以修鍊

胎息還元老君迎之亦騎碧驢上昇王封人徵先生皮

封太素先生子行蹤少似能堅修何患不躋斯域令於山

十　陳東

洲靜養乎仲依言至九九日、即能出神入化、識往知來、自以為有得。鍾祖復至曰：此陰神也，不能久視，須得金液方號陽丹。因歌曰：

涕唾津精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若將此類為丹質，怎得飛升上玉京。

授以還丹之訣，令其混迹於俗，積功得成大道。平仲拜領而去。時金人詰貴用兵，因罷李綱以謝之。大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上書請復陳綱，詰復綱。康王自金營還，詔陳三鎮界金。召河南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焞同祭酒當時奏罷安石配享孔廟。未幾，焞還山。治開邊罪，竄蔡京

陳幼霞　張及甫　歐陽通　蔡少霞

於唐州道死童貫蔡攸朱勔伏誅唐太和中青州牟山縣陳幼霞與張及甫同居爲學一夜俱夢至一處見道士數人令陳張書碑題云蒼龍溪主歐陽通子詢撰太皇眞訣字作篆文陳張記得四句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途綺錢輪囷後題五雲書閣吏二人至曉共寤對言悉同自此相勉入道陳卒後升沈百六餘年託生於陳留蔡氏長字少霞性情恬和早歲明經得第標寓江所間入選蘄州叅軍秩滿還京蔡京父子重其行欲與之通譜少霞辭以族微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瞰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

鹿幘人

霞世累早絕尤諧夙尚偶沿溪獨行忽得異蔭因憩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夢中爲褐衣鹿幘人召去隨之遠遊至一城郭碧天虛曠瑞日曈曨人俗潔淨卉木茂鮮與目移已惺惑不寧復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遥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遠修敬謁玉人謂曰愁了處以今宜須事少霞靡知所謂鹿幘人引立東廊止於石碑側指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極口辭謝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綃文書一齋筆硯俱付之去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䇿因復覽讀已記於心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

玄鄉　鄭還古

玄鄉撰源術其文曰良常西麓源澤東瀸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琚盤礎鏤檀楝泉碧秅鱗差瑶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横祥霓鶴虞延徽昌明捧閼珠樹規連玉泉外滙靈颷遠集聖日遐鑠太上游諸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爲漿饌瓊成屑桂旗不動蘭蕙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閒拂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聲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霄易遷徒語蓋初詎詭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逐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時雖六賊既誅國事已壞遂深居自修未幾有道士

張永持　宗澤　岳顥林　岳和　姚母　岳飛　在唐改名 在宋改姓　周同　李氏　魏中

張永持卿甫及招遊勞山遇眞仙得受大道是冬金陷河東諸郡遂陷西京詔康王使金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勸勿往初相州湯陰岳和眞人顥林五世孫存心寬厚妻姚氏尤賢有娠晝寢一鐵甲丈夫入曰漢翼德當佳此醒產一子有大鳥若鵬飛鳴屋上因名飛字鵬舉時崇寧癸未二月望日生未幾忽洪水泛決母抱飛坐大甕中隨水衝激抵岸母子無恙少負節氣沉厚寡言家貧力學有神力未冠時學射於豪士周同得盡其妙能左右射發無虛矢同死每朔望必至墓祭奠父卒盡禮喪葬娶李氏奉母師於西平山魏中陽玩世得受兵鈐時鄉人多為盜母刺盡忠報國四字於飛背

以誠之劉韐宣撫眞定㝡敢戰士飛與焉累擒劇賊至升康王授飛爲承信郎王在磁州出謁嘉應侯崔珏祠金人遊弈日至城下蹤跡王少憩祠中俟日暮潛歸朦朧際有人曰速起追騎至矣王驚起星光下見一馬跨而加鞭几遇水際騰踴而過天甫明過相州部兵逆入其馬僵立視之乃崔府君祠中泥馬也右丞孫傅奏郭京能施六甲法破虜擇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人不問技能自爲調度朝廷信之上皇思張虛靖言赤馬紅羊之兆遣使往召金人圍京城要帝出盟遣使持臘詔至相命康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命郭京出禦金人兵敗而遁休

張憲

二十一代

張時修

李若水

京遂陷乃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日虛靖承詔至泗州天
慶觀作頌曰
一面青銅鏡數重蒼五山恍然夜船發移跡洞天開寶
殿香雲合無人萬象閑西山下紅日烟雨落潸潸
青畢復語上首弟子曰有定主無常應心欲死神欲活不
怕念起惟恐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言訖端坐而逝叔
父武功大夫憲適至率士民葬之後知是日京陷虛靖無子衆議
憲中孚象之孫時修為嗣修曰吾從子也烏得後之衆曰法
統所在孰得而辭乃從時帝如金營議和留二宿還丁未
春正帝復如金軍過帝易服侍郎李若水罵賊被殺劉韐

龍圖張叔夜從帝至白溝河大慟絕食死

張邦昌

維道人

劉建慶

南宋高宗構

建炎 西遼康國

夏正德

皇子旉

自經死。八十日乃驗顏色如生。二月金劫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獨孟后以廢居獲免、宗澤敗金人於衛州、十三戰皆捷、金人議立異姓以列亡、張邦昌為楚帝、是夏金以二帝等三千人北去、維道人[illegible]嘗遊於維頓知人休咎、劉廷慶重之、至是忽大哭於市。[illegible]以詐知遠去、計之、乃二帝北狩之日、孟后降手書俾康[illegible]統羣臣固請正位、乃即位於應天府、南宋高宗改元建炎、[illegible]改康國、正德、遙上靖康帝號淵聖皇帝、尊孟后為元祐太后、[illegible]旉生、帝初有子二歲、邢氏所生、亦被虜、朝州都將莞延擁為己子、已死、帝探知、許金帛贖取、延詐言已死、名寶木、延死、襲職、遂隸金籍、後為其族所妬、以入蒙古、宗澤為東京留守、令岳飛大敗金人、陞為

一邢氏
十莞延
十趙寶木
十張圻
十黃潛善
十汪伯彥
十歐陽澈
○李司倉
○王老
○道士

統制[illegible]上書言譙還京奪官歸請招撫張所黃潛善汪伯彥用事力擠李綱尋竄綱於鄂州陳東復乞留撫州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潛善激帝怒殺二人於市安置張所於嶺南飛復[illegible]宗澤金兵分道南侵遂陷西京京之勝業里初有李司倉者累世見王老賣藥知有道術心恒敬異待之有加敬往來依止且十餘載李求隨入山王亦相招遂領僕御[illegible][illegible]人騎馬俱去行可百餘里峯巒高峭攀藤緣樹直上數[illegible]里斷絕人跡王云與子偕行猶恐不達仙境非僕御所至李悉遣之與王至峰頂田疇平坦藥畦石泉佳景差次至林口道士數人來問知邀嘉賓至相候以坐李[illegible]

至其居茅屋竹亭蕭灑可望中有學生數十人見王來集
問其親戚或悵悵者云先生不在宜留此具廚飯蔬素不
異人間盃設食數日忽五色雲霞覆地有三白鶴隨雲而
下書生各出如迎候狀有頃先生至問王老何以將人來
此王謝罪諸生拜謁訖皆就房李亦入一室時頗炎熱李
出尋一石泉將欲洗浴見白鶴數十從巖嶺下來至石上
羅列成行嘅而奏樂音響清亮李俛伏聽其妙音樂畢飛
去李還說其事先生問得無犯仙官否答曰不敢先生謂
曰君有官祿未合住此待仕宦畢再可來耳因命王老送
去李拜別出問王司先生何仙王曰魯公清臣知兩京將

兀朮
杜充
撻懶
劉豫
粘没喝
孔端友
能爲是言、豈得以虜
光世
頤
張浚
洪皓

没欲開戶款徒無復關斯徑也出中要牛兩頭君後遇兵
發時可送至此藤下李隹謝歸復出仕五年及西京陷賈
二牛送去王老坐藤下招之各踏牛入山戊申春兀朮犯
汴宗澤敗之前後上疏爲黃潛所抑疽發背而卒年七十謚忠簡
杜充代之悉反澤所爲金撻懶圍濟南知府劉豫叛降粘
没喝入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隨駕南去軍士將發孔
子墓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其軍士己酉春喝趨淮東
詔劉光世子慶阻淮以拒兵潰帝奔鎮江以呂頤浩拒守
張浚次平江府帝如江寧改爲建康府冊旉爲皇太子未幾殂遣
洪皓使金通問拘留於冷山秋七月兀朮入寇杜充

李筌　婁道明

棄汴歸帝如杭州升曰臨安將定都焉是春李八百偶遊於杭謂方外曰觀汴之王氣移於此矣濟南李筌寓僧寺見青衣道人林下斸筍筌揖之道人曰且來同食燒筍他日蜀中相會筌頓覺身輕神逸不復飲食至是入蜀訪道欲尋青衣仙閬梓潼婁道明年及百歲往探之則已死矣筌入金堂山仍遇八百共乘雲去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便不是眞道）蓄少女十人纔有孕即遣之復置新者不減其數晝夜迭御無休息面若桃紅或經日不食年九十七如三十許人尤好奔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素女送果彭祖容成輩遣書呂祖詭爲丐者婁叱使去祖以足踏石上成

雨方竅深可三寸婁始驚異延置座右出侍女歌遊仙詞

侑酒祖口占望江南詞酬之

瑤池上瑞霧靄羣仙素練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肅鸞

絃身在大羅天　沉醉處縹緲玉京前唱徹步虛清曲

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

女進牋請書祖自紙尾倒書徹首字足不遺空隙婁請問

道要祖曰已口口相傳矣汝知潯陽翟躬乎字休祖其以孝

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獵釣爲事中年不復獵或問同是

害生何爲獨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

節其甚者于是不復釣端居蓽門命徵並不就嘗曰豈以

餌吞鈎者耶予愛其不偽故贈以李將延勝會子之妄誕何爲哉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婁自是怨怨不樂未幾吐膏液如銀者數斗遂卒呂祖去遊華陰一道者伏地拜迎祖扶之曰子何爲也對曰僕乃劉法眞昨見黃雲漸近今猶覆頂故識聖眞降臨祖與之八觀觀其有原問其從來劉曰天寶中與二十人於壽春作茶各致一斛至陳留遇賊有人導去魏郡又遇一老僧令往五臺衆意山寺尚遠僧已知其畏勞苦因邀宿蘭若隨行如數里殿宇嚴淨滿空布舞多羅綿悉懷敬肅僧爲說法大敵方便齋發心出家願隨住持積二十餘年僧忽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

其禍宜先爲之備不爾則當敗人法事令各長臥僧含光遍噴誦密法悉變爲石心甚了悟身不能移動須臾代州吏卒數十詣臺有所收捕至方丈寔曰何以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老僧即來以水噀之尋復爲人始悟實遇神靈共禮拜請問曰師必是文殊師利菩薩僧曰然衆人更競精進後一月餘菩薩曰復將魔起必大索汝予且遠送汝等去咸令閉目戒云竊視敗若大事覺至地方開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宜哺之遂三與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飢但當思維聖道爲出世津梁衆悲涕作禮即冉冉昇於虛空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太山林遇樵者問之

鄭華 十九人

廬山世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廻可五六圍華陰蔽日衆喜云菩薩所言是也各蘿草而坐數日後樹出口菌鮮麗光彩恒飄飄而動相謂曰此即公靈藥當採而分食中一人曰鄭華給衆暫他適先摘食殆盡羣侶莫不慍詬責其違大師之教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經七日遍身生綠毛有鶴翺翔其上因招十九人曰識負汝然業已如是將松汝謁上帝矣幸各自勉衆邀其下樹執別華不顧遂乘雲上昇衆因失藥各散遂人間僕劍蓏菌蒂便覺有異鍊烝絕粒居華陰雲臺官爲法師每三元日設齋見一人衣縫袱面藁瘦來居末座迨二十年而衣服顏色不

陂僕異而邀問曰余張公弼住蓮花峯東隅僕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能使住當無悶遂隨行三二十里緣藤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峻絕猿狖不能過而公弼履若夷途僕從行亦無難越至一石壁削成高直下臨淵谷一逕濶數寸並側足而立公弼以指扣壁中有人問爲誰對曰其面哨壁可坐
呼空谷自傳

乎仲之英豪而使功成閫外寧肯棄榮華望深谷潛身學道惟兵敗無歸始生道念可見困窮顛沛乃入道之鞭策也然惟眞英雄能受此庸夫則不然矣父子猶性命國家猶一身嶽宗不能爲治飄流數千里外猶之學者縱欲不自愛致五行衰絕曰大分張沈淪業海世人將疑奉道之無益玄門可不大壞要知其墮淫穢溺之氣蔑慢上帝者多矣全家被禍不亦宜乎

○○○蘇園叟宜興遯跡　○○○顛筆仙火裏飛升

遂劃然開一門別有天地。僕將隨入、其人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因闔門復成石壁、公弼曰此非他人是雲臺劉法師與余久故、故請來此、重啟門納之、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飢、君可豐食遣之、其人問便佳否、僕請以後期、其人取一盃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味甚甘香、而飢渴頓除矣、公弼曰盍為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含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對舞舞甚妙、威鳳彩鸞各一雙、雙歌歌甚清唄之、促送回、僕問道長姓氏、公弼曰家凡公超也、三弟公裕在海上立功、將近觀辭去、回觀處置事畢卻往

黃若谷

賓法師

尋之遠見青崖丹壑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因痛恨遇佛仙而心不堅常號天搶地遂成腰疾不能行遠伏望聖臨救援祖曰子之道業過半為心無所住致受折磨今更往峨眉拜求普賢則大行成矣子亦將遊蜀中法眞即負笈以從至青城山分路祖入丈人觀見道人黃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得錢帛即以散施貧乏祖稱賓法師上謁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為龍蛇雲霧飛去斬妖召將必現形通言語足踏成雷目瞬成電呵氣成雲噴沫成雨善畫不用筆但含墨水噴紙自然成狀略加拂拭而已每畫得錢即市酒與若

蕭姓

張公裕

谷痛飲谷飲素無量而每爲賓所困問曰先生還可語我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奚能成道更一生可也時不遠矣谷驚曰賓公眞聖人矣蓋其左足下有黑子作七星狀而缺一不嘗爲人所知復問壽幾何賓倒書九十四字作兩圓相圜之謂曰欲偕徐佐卿往遊越中即別去若谷始悟兩圓相爲呂賓姓乃其字後四十九歲卒

是冬杜充叛降於金諸軍皆潰驚擾之餘有術者周姓善相字云是謝石之徒執政呼之書杭字以示析曰以右點配木即爲兀朮懼有驚報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帝奔明州兀朮陷臨安帝航於海

庚戌春正金人襲帝提領海舟張公裕敗之帝如溫州停舟金鰲島下昔人夜泊

冉從長　郭萱　柳城　甯采

於此、逼視乃一金色巨鼇、故名。帝登遊。見石壁有詩云。

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

好向金鼇背上行。　徐神翁題

帝驚歎久之、顧侍臣曰、朕初生時、神翁進此詩於上皇、而化、豈知應於今日。乃還越州。神翁於會稽會見呂祖問曰、公濟世心勤矣、聞有郭上竈盧黃粱從未一顯其蹟、於今安在、祖曰、昔攻小技、今諭大乘、於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上竈啟曰、柳城與秀才郭萱謁之、有書人甯采圖竹林會賢七柳。弼圖曰、几書巧于體勢、先于意趣、今欲設薄伎、當出入書中、冶之、不施五色

唐山人

令其精采殊勝冉驚求之萱相軋曰欲詣二尺童乎柳要其賭萱請以五千紙負冉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火之柳怨語曰郭子信未嘗自圖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秖及此衆視之覺籍像獨異脣若方嘯於是得郭之采故與貧者此其微功也中和中江淮有唐山人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盧生遇於楚州逆旅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中途止一道[illegible]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數十年重跡從師秖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

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州相傳盧忽作色曰今夕
須傳勿等閒也唐責之曰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
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曰某刺客也如
不得舅將死於此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及勢如偃月執
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
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
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拱揖間倏失所在後唐遇道流輒
陳此事神翁聞之拊掌稱快祖曰予將暫往江右遂別去
殁之
時韓世忠大敗兀朮於江中欲趨建康岳飛伏兵牛頭山
長子雲年十二雙鎚截戰兀朮復出江世忠阻兵金山下兀

肇 關師古 安國 玠 檜

木用火攻遁去從二帝於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辛亥宋改元紹興以張浚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張所遣子憲隸飛帳下三年十飛引憲雲牛皐王貴等討擊江淮悉平孟太后崩以秦檜顧浩為左右僕射壬子閏月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家於衢帝育伯琮於宮太祖後德芳五世孫賜名瑗熙胡安國提舉仙都觀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渡江後儒者咸以安國尹焞為宗召張浚經略熙河大將關師古舉兵復熙鞏後雲長其從姪肇時為新昌令喜道術建齋寶籙宮大集方士角技能一道者直前自贊取藥置掌中吹數過俄而紅暈四溢成寶輪相肇與衆競拜道招肇至寮

室謂曰幻術之誤人也由來矣。貞元初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名姝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皆識之盍以投誠乎豪乃以金帛夜詣告之和欣許異日與之偕出西郭入廢蘭若同升大佛像之座和捫佛乳揭之成穴如碗即引豪臂挺身共入豪不覺在穴忽睹崇墉狀如州縣和扣門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久矣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曰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逗遂倏去主人延豪入堂珠璣緹繡陸海珍羞命妓進酬交鬟撩鬢縹若神仙豪問之笑答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

平關勝
王關鍵
清鎖妻
西鈕禹皐
關封 六

竟不祥。三更主人領妓曰。無瘵歡矣。予暫有所適。揖而起
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因乞私于墻隅。妓中年差慕者
遂就謂曰。嗟乎。君何至此。我輩已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
未絶。君欲歸。但取我教授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
歸詐祈事。設拜彼。必答以練。蒙其頸。將曙方還。豪如教行
之。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媪負。必終敗乃事。今不復居此。乃
馳騎去。妓即與豪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
之。飲蘭。妓自持鍤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于外。乃長
安東城下。乞食方達蜀家。人云。失去三月。有此怪異。子其
省之。遂辭去。肇即揖退方士。有自紹興來者言。會稽山道

會之際有道人携凉笠至會散掛笠空壁而不墜吟詩曰

偶乘青帝出蓬萊。劔戟崢嶸遍九垓。我在目前人不識。

爲留一笠莫沉埋。

衆隨其後。倏不見。肇後每行陰德杜門謝賓祖復來援以正道。是夏岳飛破虔州、今贛州帝密諭屠其城。肇勸飛請誅首惡。赦脅從。詔許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賜之。

前濟州驍將關勝雄之從兒不肯降金。爲劉豫所害。其弟鍵作鄆州司法。性暴褊。有傭嫗鈕婆并携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鍵妻有子名封六兩。兒年相等。常與閑戲。每封大新製衣、必易其敗者與萬兒。一立。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彼衣新而我兒得其舊。

其不平也鍵妻曰兩孫僕隸耳那與吾子同鈕曰雖不同某請試之遂引二兒悉納於裙下按之著地鍵妻驚起奪之兩子皆爲萬六形狀衣服俱一乃曰此即同矣鍵夫婦大懼祈請懇至曰不意神遊至此自此當敬事也良久婆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各復木形關氏不敢復役鈕婆乃別居厚待積年頗厭怠私欲謀害乘其醉鍵以钁擊中其腦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婦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適盡鈕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虐耶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城人咸知鍵不得已將白於招討使入見次先有一鍵已見使言狀無異鍵退歸至家復有一鍵先歸矣妻子莫能辨舉

家泣拜請求父之漸相近成一人鈕戒之曰汝夫婦俱矜驕恣橫不法故來詒汝汝心既平予亦無事遂去自後閨氏改行從善數年鈕尚來留宿一日謂鍵曰北朝氣雖盛太剛易折也乙卯春金生晟殂箕尭之孫亶立熙宗仍帝號天會

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初廣漢蘇雲卿與劉兼道張浚為友避難豫章結廬東湖上布衣草履獨居灌園織屨自給有餘則周貧人稱蘇園翁浚既相欲薦以代已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遁跡東湖其高風偉抱非折簡能屈幸躬造敦請漕帥遂往物色託為行旅過其茅舍與語次問張德遠浚字何如

金熙宗亶

㊂趙鼎

㊃蘇雲卿

二劉兼道

張栻

蘇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今何官二客曰朝建起張公欲了此事蘇曰恐未便了得二客乃出書致幣力請共載蘇得書不納伴期以詰朝翌旦守昆悉來迎伺扃戶問然排闥入則書幣留案家具如故而蘇已隱去遺詩於壁云

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

莫將富貴污蘇公 後名其處爲蘇公堤

曹帥復命浚歎息不已有見其與浙昌今同行於宜興山中顏貌益少回嚬不見名其峯下曰會仙巖夏四月楊時忽謂浚子栻曰吾將此謁太上皇矣栻以爲激烈而言未幾卒年八十三

陳得一

是時蒙古是兵頭知有元一統

羅從彥

胡寅

何蘚

諡文靖。是夏上
皇崩，年五十四。常州布衣陳得一，少遊張公洞，遇蓍卷授
數學，能逆知未來事，遂造統元曆獻上，授欽天監，隨隱入
二酉山。劍南羅從彥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深
慕之。時方為肅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三日，驚汗浹背曰：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
端坐，或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時晚得莊老之旨，合
於聖門心齋坐忘之義。從彥亦識其趣，潛思力學，任重詣
極，學者稱為豫章先生。胡寅上疏言：當通問二帝，詔遣何蘚使金。蘚
少黠，做嘗與劉兼道遊武夷，劉善鐵簫，有穿雲裂石之聲，
醉則步月而歸。山中有鐵笛亭，至是劉餞蘚曰：知死信矣。六月

楊幺　邢紹　蒙古　楊級

受命討楊幺、會帝召張浚還、飛請少留八日、遂擒斬幺、果八日而捷、書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浚還奏尹焞所學所養、詔徵為崇政殿說書、尋以疾辭歸、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閬、得程頤易傳於婿邢紹、因止於涪、闢三畏齋以居、常謂弟子曰、金人慘毒太過、其報必不遠、有友自北來者、云金有蒙古叛（在女直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焞鼓掌曰、是報金者矣、丙辰夏、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飛上疏請復中原、不許、乃還鄂、丁巳春、正、金司天楊級造大明曆成、何蘇自金還、始聞上皇及

亦知純元後有大明

王倫

金

△△天眷

晏敦復

孫賣魚

是時天下長有痛哭

太后喪帝成服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詔飛屯江州飛知兀朮惡劉豫用計間之金廢汴執豫廢之戊午春金改天眷帝定都臨安以秦檜同平章事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朝士以其言爲過（明眼）靖康時楚州孫賣魚者歲暑遇一道人曰汝魚餒矣飲我可使活遂飲以斗酒與言竟日而去視魚果活自是通曉古往事決人禍福輒應有同伴漁人夜釣於龜山之足其鈎爲物所掣因沉水見大鐵鍊繞一物形如青猿昏昏如睡腥穢不可近尋孫問之孫曰神禹治水所鎮制之支無祈也後孫於亳州太清宮號咷痛哭記其日則汴京陷也及相檜復號於市曰[illegible]

顏筆仙

哉中原不可復矣。遂入鉢池山不出。高郵顏姓者，少落魄不覊，鬻筆自給。遇管城子，授以道術，置筆於竹筒，買者納錢其中，筆自躍出，日售十枝則止。建炎初，轉運使過境，見之，問能飲否。曰能。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筆篋於舟。轉運俾左右取還之，盡力莫勝，乃追之使自取。顏至，笑携去。凡買其筆者，剖視管中，必有詩或偈，紀其破碎年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因號筆仙。時年九十七，忽向人曰：不可留矣。積薪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在烈焰中俯謂下人曰：我以恢復無時，姦人擅政，不忍忠良戮辱，故先去耳。乘火雲飛昇。王倫偕金使來議和歸地，秦檜力主之，李綱、趙鼎

胡銓
朱松

胡銓尹焞朱松等　上疏切言其非檜皆不省已未春以和議成大赦張浚極言不可恃岳飛上言相臣謀國不臧檜深銜之以王倫爲東京留守帝爲檜治第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自　曰參軍褒衣博帶誦檜功德一伶以荷葉校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既歡洽參軍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此何環曰二勝環音同而物異事

戲而意眞

從外入者不是家珍修身而專事房術猶日就礪石而翼其堅厚有是理乎無怪乎終身之所積傾於一朝而毈也此吾所以服膺參同悟眞之妙

高宗金鼇之登欲其重闢河山斷鼇立極之意

奸檜既相衣冠禮樂於焉淪棄顏仙之火解亦示陽明之禮不居幽暗之鄉耳雲卿之遁並見先機

吳璘　劉錡　寗瑋

○○蕭然山元照羽化　○○建爲郡崔綬神還

伶遽撲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一座失色檜怒下二伶獄殺之俄悉變爲枏枝獄卒以聞檜拘衆優窮問言二人以善謔遽强欲獻杖實不知其所自也（蓋須彌大演仙官所遣以警奸邪）王倫如金會撻懶謀反伏誅拘倫於河間（後縊殺之）庚申春隴西公李綱卒於福州（謚忠定）兀朮復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敗之於扶風、復其城烏祿圍順昌東京副留守劉錡敗之、兀朮大軍續至錡破其鐵浮圖岳飛進復西京郡縣、人民連遭兵火飢疫濟至死亡相枕、先是符離城天慶觀道士寗瑋少年談諸子有奇趣、一日

晨與有賣藥道人偉然儀狀手觀與䆿共談自云抱樸子爲救世難指迷藏道往來於九天使者之廟瑋問使者何神抱樸曰玄宗於開元中夢羽衛乘騎集於空一人朱衣金冠下謁曰九天採訪廵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明日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出非人所運堂殿廊宇隨數致木皆得足用（昔九江王所採擢作宮殿況於湓浦）及鳩工材木併至不用築基自漸化出常有五色神光照燭晝夜揮斤運斧略無餘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中使夢神人曰繪帝丹絲扇北地中索之自得依言採以充用一無所闕玄宗

訪問事於司馬承禎。對曰。山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作威福。以害烝黎。分命上眞監涖川岳。有五嶽眞君。又命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使者執三天之符。彈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皆衣道士服。言詣使者廟。今圖其像猶存。予故恒寄跡於彼。因以老莊要旨授之。曰吾觀禪學纖于經。萬與自立門戶。源流授受。其實本於老莊。臨別題詩扉上。

松枯石老水縈廻。個裏難教俗客來。擡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埃。已寓金人亂華之意

跪伏地求度、辭曰、容再晤、越數日復至、適他往、更題二絕、

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裡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

仙洞朝元失我期。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

卷經。鶴觀古壇松影裡、悄無人跡戶長扃、

瑋歸歎息曰、惜緣薄不能再見、每刮其字、療疾良驗、入木

寸許不滅。○後詣羅浮、遇葛公度士、獲時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兀朮以拐

子馬來戰、飛命以麻扎刀斫其馬足、兀朮復益兵來、岳

雲以背嵬兵敗之、復懷衛州、飛修治諸陵、至朱仙鎮、四十兵小

五里、兀朮欲北去、自燕以南、皆密謀內附、秦檜方欲議和、諷

臺臣請諸將班師、以金字牌召飛還、飛憤惋泣下、乃引兵

張九成　文昌化世　金皇統　張俊

還鄉百姓從者如市河南郡縣復當謝以張九成等七人
訕謗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進士第一貶知邵
州究心理學旁通釋老自稱無垢子註心經等書恒遊於
道院僧寮閬州城外有呂仙遺跡往觀之初有者嫗賣酒有呂道人索飲
偶無酒嫗與所餘濁酒一升問價嫗曰每升錢二十呂以
指蘸酒書二十字於門外紫石上而去屢經風雨不磨好
事者轉其石字跡下透觀者不更　探索於黃庭道德諸經
絕酒肆大售因其地建集仙觀。
窮其旨趣凡遇道流必懇切咨問　檜復諭世忠還鎮辛酉、
金改皇統　兀朮陷壽春詔張俊劉錡救之金兵奔遁詔班師以
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尋罷飛為萬壽觀使檜
矯詔下於大理獄和議成奉表稱臣於金（恥孰甚焉）除久檜縊殺飛

道月

銀瓶

韓子康

於獄年三十九憲雲棄市是日黑霧四塞公曾夢兩犬爭言渡江時聞金山寺僧道月有宿德往叩之因白以夢道月謂二犬言獄字也勸以潛身遁跡可免風波之難公笑而不信至被難乃在風波亭下在獄中今為司獄司檜籍公家貲徙於嶺南女銀瓶投井死世忠罷為醴泉觀使遂杜門謝客時跨驢携酒縱遊西湖澹然自樂若未嘗有權位者族子子康深敬蕭山武元照元照民家女方在抱母若茹葷則終日不乎茹菜則乳及長議適人女不樂夜夢神人告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境汝宜休糧絕人間事及覺母强之食又夢神怒其違戒剖腹取胃滌諸玉盤復納然腹而緘之

司馬承禎後復見有耶

張妾

因授靈寶大洞法及混合眞人印俾濟世自是以符水濟人疾痰近求請視病命二僕肩輿以行不煩裹糧但取二桃呵氣與食則不飢錢塘陳氏女忽昏瞶累月不知人事請道士設醮厭禳忽火起壁間奔卒奔走火亦止以書迎元照陳女啟門笑語若無疾者照攜宿三夜女體泰然韓子處塵照設榻留之夜寢不聞喘息侍女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俊家一妾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視諸妾羣立照獨指孕者咨歎曰爾前生爲樵夫嘗殺大蛇今故讐汝在腹食汝五臟盡乃已遂書二符授之妾如戒焚符以水服

西遼夷列　紹興　孔璠　孔拯　劉子羽　薛孔昭　長頴道上

之產一大蛇俟大駭敬禮復如韓氏留歲餘至是欲歸止之不可且日登舟歸蕭然許詢嘗築室於蕭山蕭然自放故名即端坐而逝棺殮之若委蛇王成春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金衍聖公孔璠卒金主興禮樂上京立孔子廟去冬求其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封之子拯嗣金人歸徽宗鄭太后及鄆后之喪韋太后至自金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尹焞謂劉子羽兄弟曰子翬生往死還不思報復轉加悮國之姦殊禮時事若此吾何留爲遂向北端坐而逝子羽以此言上奏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觀中道士薛孔昭有高志常有頴道士過訪薛與談道深通玄奧因言措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子嘗居之在深巖中石壁四壅殿有石函長三尺餘

其上鏨鳥獸花卉文理纖妙觧於鬼工而緘鎖極固里人相傳云是尹眞人石函將上升以函付弟子約之曰此中有符籙愼不得啟啟必有大禍大曆中有清河崔綬為郡守綬素剛果聞有石函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即詣之予勸曰幸君侯無犯仙官綬怒曰尹希死久安有函乎予更確其詞綬命破鎖堅固不動且以巨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驅之半日始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為幅丹青其文皆煥然綾纈予曰向者意有奇寶復令鎖之既歸是夕忽暴卒後三日而蘇其官屬將吏悉詣問綬曰吾甚悪遂為冥君所攝初一紫衣至曰奉命召爾拒則禍蓋大寃而欲辭不覺俱

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呂公謂曰子何開眞人函乎召椽吏按簿壽之籍吏白曰幾有官五任有壽十七歲今奉上帝符奪任削官壽僅二年故聽還未幾果去任越二年而死劉氏兄弟皆篤信非幾比也子可依託臨去贈詩曰

落魄薛高士年高無白髭雲中閒卧石山裡冷尋碑詩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嗤同三衮作

孔昭知爲洞賓既得訣求子羽助鍊貲捐祖遺山田百畝給之弟子輩叩以道要薛曰君家皆本忠孝僕聞君子澤流五世昌大劉門其在四世乎不必更勤去學也況君之道成當先於僕子輩時爲朝奉郎直秘閣端懿清介學者

山先生甲子春卒未幾薛亦化去時相字謝石復遊臨安嘗微行遇之舉杖於地一畫令相之石曰土上加畫王字也因請再書帝又杖寫一問字爲埴土所梗兩旁斜側石驚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非主上而何帝曰毋多言明當召卿次日召見偏殿書春字命相石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帝默然賜賚命出檜聞之甚憾陰以事中之竄遂嶺表令一卒押行中途遇一人依山而立稱善相字石因寫謝字問之曰寸言中立身一術士耳又寫石字與相曰石逢卒則碎子同行者卒也行將謀子卒驚告誠有指使其人問卒何姓卒云姓皮曰皮近石爲破子其不返乎卒願不敢

曹三香

非爲可脫難否曰數定難逃否謂其人曰觀子行藏人並山傍子其仙乎其人笑而不答轉盼失其所在卒罹瘴疫死於道石爲棺殮埋之後石復遇其人問姓字曰孔昭因言國勢如水火不敵況有決隄之禽吾將禁足深山不忍見也不乃隨之去樂平縣河水如江井中水亦高溢穿墻毀樓鬭於杉墩聲如雷數刻乃各復其故浙閩大水趙鼎上言水土北方氾濫於南宰臣當決機禦之檜知刺己徙鼎於吉陽軍先是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爲客邸以自給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焉便延入士聞呻痛聲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之三香求視士以箸針其股曰同心

高五娘

李方

回心三香問何姓亦曰回心門外有皂莢樹甚大火枯死士以藥一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至旦蔚然三香疾頓愈悟回之爲呂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眞人祠

呂祖遇於荆門謂曰開元末洛陽高五娘美於色再嫁李姓者李恒以黃白自業高氏能傳其法結好和睦已五六載一夕五更後聞空中呼李芳一聲即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曰我天仙也以微罪謫世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多年繾綣能不悵然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亦不得爲人廣於點鍊非特損法尚恐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初依其教後賣銀居多爲坊司所

李齊　子澤　龍華眞人（晉時嘗習禪定於此）　朱熹

告河南少尹李齊知其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至前後爲燒十餘牀銀器齊復轉聞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死此天罰也予有丹道欲傳恐子亦如是三香跪而祝咒始授之即覓靜處密鍊至是還鄉顏貌都秀遊息桐中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翼大夫子澤爲郡守召問之言呂師近在龍華山聽龍華眞人談道故暫回耳趙鼎遣使密問國運香曰開眞人云天地示警不省將見輔喪國側使問眞人爲誰曰漢陰皇后之宗乙丑秋箕現張浚因論時事貶於連州丙寅冬劉子羽卒初吏部郎朱松有疾以家事託子羽乃築室居之旁舍教其子熹與巳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彰

劉玠　◎白雲鶴片　夏、天盛　金廢主完顏亮　天德　◎施全　孔搢　西遼承天皇后

武延安全朗有道士稱白雲片鶴宣和初遊汴見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他日於吉陽相逢晩年被竄與白雲相見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鼎問何適曰觀北國之變更也遂辭去丁卯秋鼎果卒戊辰金太師兀朮卒以完顏亮為左丞相己巳夏以天盛冬亮弒主亶而自立改元天德大殺宗室淫亂無倫復遷於燕宋臣皆言金主無道當伐檜不許庚午春施全刺檜於道不中檜執訊之全曰舉天下欲殺虜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辛未秋戚乎王韓世忠薨甲戌夏衍聖公孔玠卒子搢襲封西遼主夷列殂遺命其妻權國事承天皇后改元崇福乙亥秋檜欲以謀逆陷張浚諸賢適病不

崇福 李季 劉永年

能言詔封檜建康郡王令致士是夕死無子檜病時遣方士李季往桐柏山設醮至紹興嵊縣嶀浦李以溪山奇秀憩於道旁一人問季何來曰秦太師遣往祈禳笑曰檜惡貫盈已死受報何必前往季驚異其人即不見比至天台則檜之訃聞至矣天台張仙翁道成受命於上帝為紫玄眞人默相皇家常隱顯於世莫之識也楚八劉永年夙接靈根於戊午八年遇仙翁親授口訣仍訓之曰但看參同契與我訣符永年謹依觀之道理昭然絕無小疵廣求衆本懲誠校正印行於世使好道者得悟眞趣又於壬申歲刊行參同契分章通眞義自號順理處益子矢志度世每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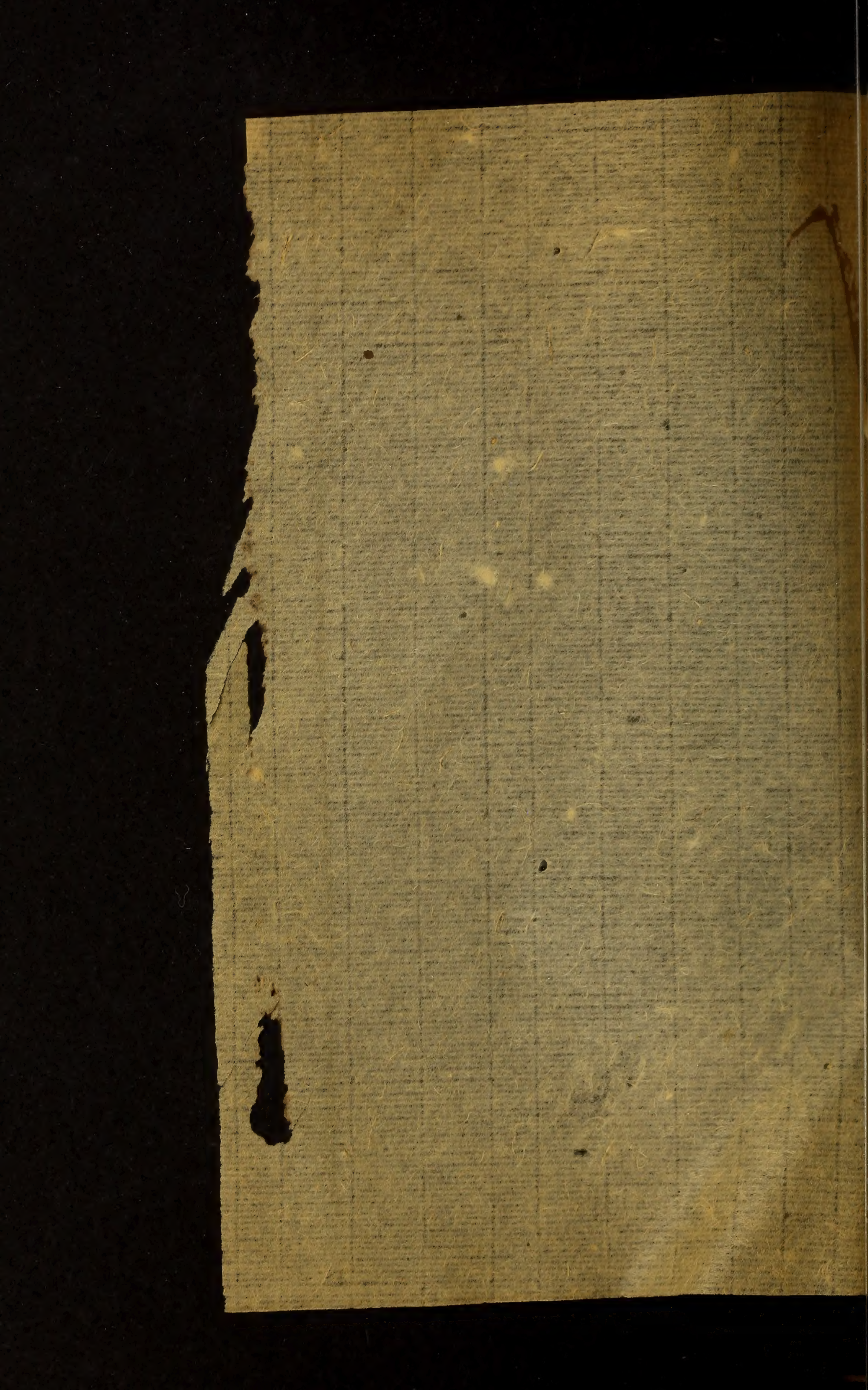
金
正隆
陳康伯
虞允文
王剛中
金世宗雍
大定

人曰檜賊雖獲善終而冥律難逃時詔治秦檜黨皆竄逐州、復張浚胡寅九成等官、明年(寅辛)丙子夏、金改(正隆)淵聖帝崩於金、己卯春、張九成提舉江州太平觀上言金必敗盟、因薦陳康伯朱熹可用夏六月忽有吏兵數百云從王局來迎星主回宮是日危坐而逝是秋、召朱熹不至陳康伯為右僕射虞長冬遣虞允文如金賀歲金主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康伯請用吳璘劉錡王剛中、辛巳秋金大舉入寇剛中激璘破走之金主渡淮錡次淮陰阨之冬十月金人立烏祿於遼陽、(更名雍為世宗改元大定)和州東北四十里有西楚(雍威道在)霸王廟山不高而草本蓊鬱令然殺氣奪人亮欲渡江乞

一洪邁 曰孝宗眘 廿魏勝

杯珓不吉亮怒令焚廟俄有大蛇遶出屋深殿後林中鼓譟發聲若數千兵風沙驟起亮大驚左右駭散帝親征康伯奏請允文叅謀軍事亮趨揚州軍臨采石允文大敗之亮為其下所殺壬午金使來聘帝遣洪邁（皓子）賀之夏五月帝稱太上皇（在位三十六年）傳位太子眘（為孝宗瑗更名）召張浚宣撫江淮追復岳飛官禮葬於棲霞嶺（官其子孫六人）去歲秋宿遷魏勝起兵復海州今詔知海州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楬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而却走（善兵奪敵不戰屈人）

世俗貴客炫燿鄉里轉眼之間煥赫已還寂寞三香之汕去重來亦似榮歸故里第視夫衣錦還鄉者其相去為何如耶



洪邁 李宝春

蔡發覺[illegible]亮大驚左右潰散帝親征遣

的[illegible]趙揚州軍臨采石允文大敗之

亮為[illegible]年金使來聘帝遣[illegible]更五月

帝稱[illegible]六年[illegible]三傳位太子[illegible]

准追復[illegible]官禮葬於[illegible]

起兵[illegible]今部知海州[illegible]用大刀[illegible]

素魏勝[illegible]人望而却走善[illegible]不[illegible]

世[illegible]客[illegible]耀鄉里[illegible]

而[illegible]來亦似榮歸故里第視夫衣錦[illegible]

為何如耶